說文段注訂補

說文段注訂補序

乾隆以來爲說文之學者推金壇段氏最爲主獨斷有李斯盡罷不同秦文別黑白以定一尊之意書成之後攻者數起譬之用兵部分旣廣則虛實不齊譬之譏法主持太過則激而思反入室之戈亦自召也往見吳縣馮中允段注說文考正嘆其持論平實不苟異同得古人隱畧則表明不同卽識別之指異於鈕徐諸家之冒言排擊者泗州胡雲楣觀察先本蕭山人得其鄉先達王中丞說文段注訂補刋旣成吳縣潘尚書旣序之矣復來請序受而盡讀之有訂有補體例畧同

中允書而所糾正則覶鎺徐爲更暢矣其證據精確者
如據公羊傳知例字不始於當陽據劉向賦知佋字非
造於典午據韓子解老篇知體分十三屬之定名據春
秋繁露知霸爲水音之正字泰山之臨樂是山而非縣
不應執漢志之衍文焉翊之洛是雍而非冀不應創許
例之曲說知漢書表志侯國各異之例則邛成非泲陰
之縣可闕舊說或有改屬之謬知崇賢選注援引之踈
則元服之袗不應作袀可釋近人校議之惑汳水義主
反入不應改至蒙爲雝水之雝爲獲則持邵氏爾雅正
義之平泗水本過臨淮不應改卞下過郡三之三爲二

乖可正錢氏新斠注地理志之誤凡所抉摘並極詳審
中丞撫閩以治李藩使獄去官是獄主之者實桐城汪
制府制府鄉人姚臬使則稱制府不禮於閩士是獄起
遂有聯名建祠之舉今覩左海荳林之所言皆歸獄制
府而於中丞有恕詞知姚言爲不誣李固嘉定錢詹事
入室弟子按是獄者高郵王文簡陰成是獄者金匱孫
文靖三公同州部又皆小學家也而中丞竟坐是累不
復出矣書中多引同時人所著書而屢稱王伯申說其
宅心和厚異於大儒戴聖毀何武者囊在江南監刻段
氏說文注成將並刋考正而中尢力辭故海內通人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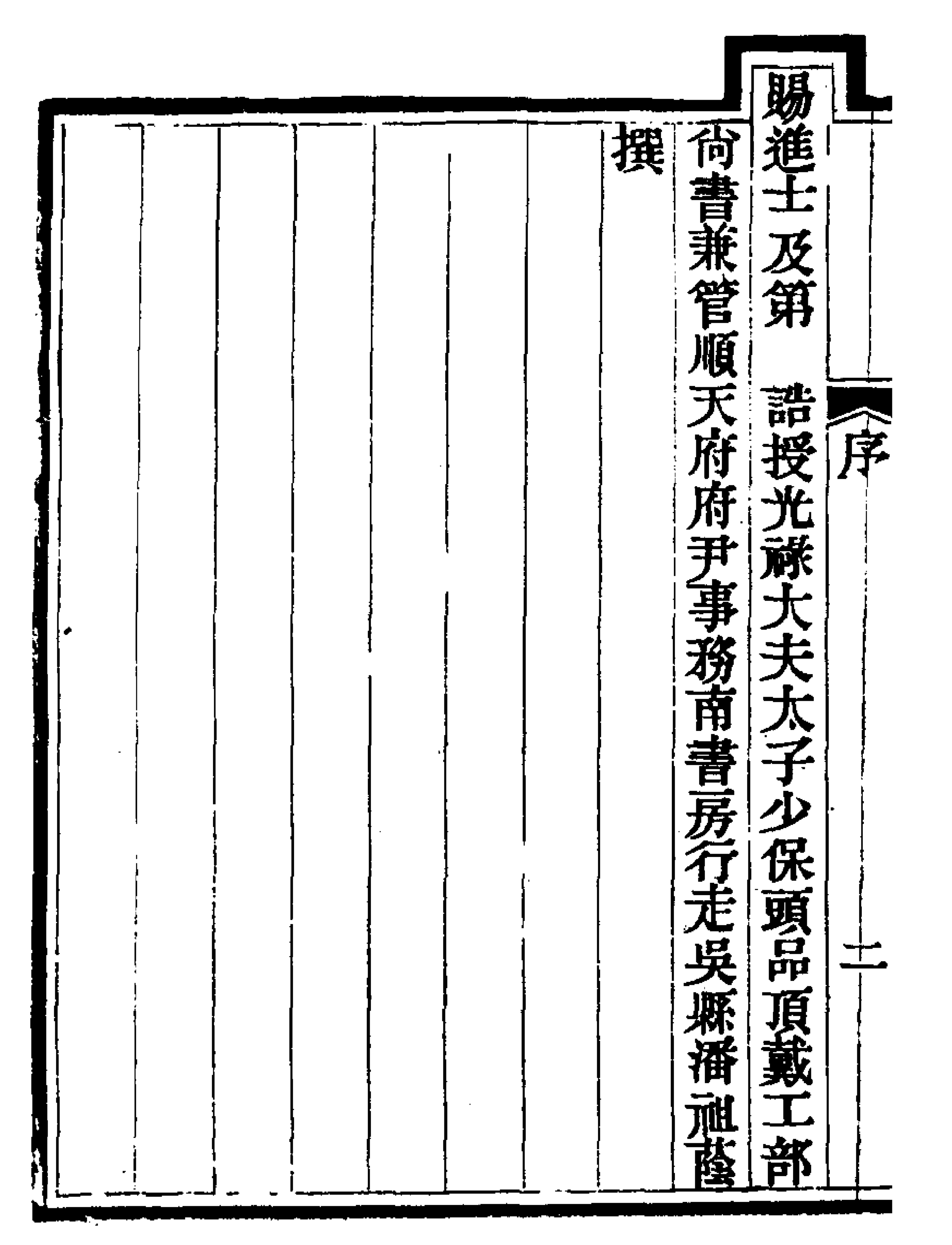
潘尚書及南皮張制府皆未見也中丞此書晦將百年得雲楣之力以傳雲楣吏治經術卓然有聲鄉黨後進有賢達人是可貴也光緒十四年十有二月合肥李鴻章序

說文段注訂補序

蕭山王南陔中丞爲先祖乾隆壬子癸丑鄉會同年撫閩後被議歸里殫心纂述蒐稽宏博改訂漢儒所著經說予舁之胡雲楣觀察已刻入功順堂叢書中比雲楣又刻其說文段注訂補屬爲之序予案中丞所纂二十餘種今其存者僅此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與阮相國啓言祝融作祟想亦災及箸書耶段懋堂大令說文注作于小學陵夷之後阮文達稱爲文字之指歸肄經之津筏信非私美文達又謂其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書成之時年已七十校讐多屬之門下士往往不檢本書未

免有誤其言旨哉攻段氏者有鈕樹玉說文段注訂徐承慶段注匡謬馮桂芬段注攷正馮書世罕傳本鈕徐二書則皆精覈足為段氏諍友鈕氏所舉與鄦書不合六端持論尤正令閩中丞此書如元從一兀謂兀聲如元當補聲字本于錢竹汀中和也謂三字當連篆作一句讀與威姑也蕖禾也通為一例本于王石臞而更暢言之宅若謂中從口不從囗〇灌揄即權輿之正字芸草死可以復生據御覽引淮南及羅願尒疋翼謂草可以復生非謂食芸之人荷芙渠葉據初學記引尒疋謂唐本有其葉荷句與說文合荷作遮者遂為魏晉間俗

體字薙除草也據玉篇廣韻以駁段薙俗字之誤據㪿
哲晢狾諸字以駁段折從手爲唐以後人增之誤皆碻
有梖據段令段氏復生不能難也至于融冊全書如謂
凡某某之屬皆從某非僅指本部而言它部有從某字
者皆於此部凡某眩之之類尤爲讀鄦書者開大法門
與王筠說文釋例相發明中丞目名進士出宰閩中嘗
仁宗睿皇帝特達之知洊任疆寄所設施溥博觀於經義實事
求是可以想見其吏治雲楣比觀察津門有政聲于其
鄉先生書篤好之如此將來敭歷封圻吾知能不愧古
人矣光緒十四年歲在戊子秋八月



賜進士及第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頭品頂戴工部

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南書房行走吳縣潘祖蔭

撰

說文段注訂補第一

蕭山王紹蘭著
後學胡燏棻編刊

一惟初大極

補曰心部惟凡思也刀部初始也从刀衣裁衣之始也引申之凡始皆曰初故爾雅釋詁曰初始也周易繫辭傳曰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虞翻曰大極大一也分爲天地故生兩儀也大極即大一在天地未分之前追溯其初故云惟初大極

道立於一

補曰辵部䢔所行䢔也一達謂之䢔孟子曰夫道若

大䟅然立部大亦㐌也从大立一之上於者烏部重文作𢀩解云象古文烏省是於卽烏也孔子曰烏呼呼也取其助气經傳因以於爲語助言道立於一者三部三天地人之道也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是之謂道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立之斯立是之謂道立王部引孔子曰一貫三爲王上一卽天道下一卽地道中一卽人道豎一爲丨以

貫之此據兩儀既生爲說然大極之初元气雖壹壹
未判而天地人之道固已先立於一矣故云道立於
一
造分天地
補曰爾雅釋言作造爲也作造爲三字互訓則造亦
作故周官膳夫鄭注云造作也作有始義則造亦有
始義故呂氏春秋大樂篇下賢篇高注並云造始也
八部分別也從八從刀刀以分別物也造分猶言始
分天字解云天顚也至高無上從一大地字解云元
气初分輕淸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㢠也從

土也聲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天地於大一之後始分故云造分天地

化生萬物韻會引作生

補曰化者匕之借字匕部匕變也從到人化敎行也與變匕義别生部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萬本蟲名厹部萬蟲也從厹象形禮記借范艸之范爲萬檀弓內則鄭注竝云范蜂也然則萬蟲卽蠭蠭之起也羣蠭從以萬數故借以爲千萬字風俗通論數曰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牛部物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從牛勿聲繫辭

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敘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明萬物非天地之化不生故云化生萬物總而論之祭酒此說葢言思惟始初大極之前天地未分函三爲一道已於是乎立及一分爲天地萬物於是乎生故乾鑿度引孔子曰易始於大極鄭注云气象未分之時天地之所始也大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又曰一者形變之始淸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竝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三畫以下爲地四畫以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陽動而進陰

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鄭注云彖者爻之不變動者五彖天數奇也十彖地數耦也合天地之數乃謂之道老子道化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呂氏春秋大樂篇大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高注云陰出生也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又曰天地車輪終則復始萬物所出造於大一化於陰陽淮南子原道訓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是皆許說之所本也此四句以極一地物爲韻小雅斯干篇地與裼韻讀若狄亥字古文說云亥爲豕與豕同意亥而生子復

從一起亦四句以豕意子起爲韻自敘云立一爲耑畢終於亥起訖皆用韻語足徵古人著書始終謹嚴之瀵

凡一之屬皆從一

補曰二部凡字解云最括也必言凡者敘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又云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方目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遞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是其文字繁多各有統屬故須發凡以爲最括周官宰夫職曰掌官成以治凡左氏隱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

不然則否杜注謂此蓋周禮之舊制其釋例云傳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以母弟二凡其諡不異說文每部之首言凡諡取周官左氏矣某之屬者尾部屬連也謂連其字使有所統猶周官則帥其屬之屬也皆從某者从部從隨行也謂隨其文各依其類猶周官則從其長之從也　又按全書言凡某之屬皆從某非僅指本部而言宅部有從某字者皆於此部凡某該之如一部元天丕吏之從一自不待言若帝下云古文諸上字皆從一王下云孔子曰一貫三爲王丨卽一之豎故云一貫三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孔

子曰推一合十爲士韻會所引如此玉篇同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從屮貫一一者地也葬藏也從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正是也從止一以止𤴓古文正從一足足亦止也干犯也從反入從一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具矣音聲也從言含一聿所以書也從聿一聲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𧖴謂之寸口從又一百十十也從一白數十百爲一貫相章也再一舉而二也從一冓省寽五指捋也從𠬪一聲歺傷也從歹從一甘美也從口含一一道也丂欲气舒出勹上礙於一也亏於也象气之舒

丂從丂從一一者其气平也𥁓祭所薦牲血也從血
一象血形亼三合也從入一象三合之形𣎴木下曰
本從木一在其下朱赤心木松栢屬從木一在其中
一者記其心下五字據韻會引補朿木上曰末從木一其上也
屮艸木之初也從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者地也㞢
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𣥂止也
從𣥂盛而一橫止之皃也乇艸葉也從𠂹穗上貫一
下有根象形㔾𧵊也大陽之精不虧從口一象形旦
明也從日見一上一地也毌穿物持之也從一橫田
各本皆作貫據許說當如此象寶貨之形毌一穜而入生者故謂

之丠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此與耑同意一地也三字小徐本無韻會以爲徐鍇說廣韻集韻類篇皆有此三字與大徐同冂覆也從一下垂也

冂重覆也從冂一兩二十四銖爲一兩從一网平分

丘土之高也從北從一一地也丌高而上平也從一

在人上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

之從一口發號者君后也昜開也從日一勿昜馬一

歲也從馬一絆其足朩丈夫也從大一以象簪也立

住也從大立一之上灋从水一所以覆也巛害也從

一雝川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間也

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從一一猶天也象形至鳥飛

從高下至地也從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𡉉本也也韻會引有此二字至也從氏下箸一一地也戈平頭戟也從弋一橫之象形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亾止也一曰亾也從亾一一有所礙也五字據韻會引補乚衺徯有所俠藏也從乚上有一覆之二地之數也從耦一与賜予也一与為与且薦也從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丅陽之正也從一微陰從中衺出也𠇀古文甲始於一見於十歲成於木之象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气初起陽气將虧從一入冂一者陽也亜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卽泣出

從一從辛辛皐也丣古文酉從丣從一據類篇引如此丣為春門萬物已出丣為秋門萬物已入一丣閉門象也丣誠也九月陽气微陽下入地戌含一也五行土生於戊盛於戌從戊一亦聲以上諸一字皆一之屬皆從道立於一之一故云凡一之屬皆從一舉此一隅其餘五百三十九部皆可以此推之

弌古文一

補曰吳氏穎芳說文理董云弋者杙之省猶枝也一枝為弌弍弎竝同紹蘭按一古於弌而以弌為古文一者禮經公食大夫禮一以授賓鄭注云古文一為

壹壹亦不古於一此漢時注經者所謂古文如士冠禮闕西閾外注云古文闑爲槷閾爲蹙下文孝友時格注云今文格爲嘏之等鄭以所傳之經有今古文之分故偁古文別於今文或用今或從古祭酒則專說解文字與注經異故全書但偁古文以別篆文籒文無偁今文者此古文弌葢自敘所謂甄豐等改定之古文非孔子壁中之古文也吳禪國山碑弌十有弌弌十有九用此弌字

元始也

補曰女部始女之初也周易乾元亨利貞子夏傳曰

元始也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九家易曰元者氣之始也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公羊隱元年傳元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注云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徐彥疏引春秋說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爾雅釋詁元始也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元者始也孟康曰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爲一故子數

獨一也呂氏春秋召類篇史黯說易曰渙其羣元吉
元者吉之始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春秋何貴乎元而
言之元者始也立元神篇君人者國之元故爲人君
者謹本詳始是元爲始也元爲始故又爲長文言曰
元者善之長也九家易曰乾者君卦也六爻皆當爲
君始而大通君臣會合故元爲善之長也左氏昭七
年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婤姶生子名之曰元
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尙享
衞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尙立縶尙克嘉之遇屯
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

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是其誼也元爲始

故又爲首虞書皋陶謨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尚書大

傳云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狄人

歸其元面如生杜注云元首哀十一年傳公使大史

固歸國子之元曲禮牛曰一元大武鄭注云元頭也

皆其誼也

從一兀

補曰王煦說文五翼云莊子兀者王駘兀者叔山無

趾皆以兀爲跀足字是兀有月音之證魯論小車無

軏說文作軏云从車元聲是元兀同聲之證公羊傳

曰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上伐字注云讀伐長言之伐人者也下伐字注云讀伐短言之見伐者也準此而推是兀長言之爲元兀短言之爲兀元從兀得聲無可疑者徐鍇不識古音反以古本爲俗僞矣兀下當仍補聲字髟部髡或體作髨從兀從元竝聲虫部虺亦從兀聲垚部堯亦當從垚兀聲也紹蘭案元訓始始從台得聲台讀如怡元台聲之轉則元字誼兼聲也儿部兀高而上平也從一在人上讀若夐夐古讀如營亦如瓊玉部瓊從玉夐聲或從矞作璚矞即兀聲或從旋省作琁旋即元聲明元從兀聲

兼誼矣此許書言形聲之始藝文志謂之象聲鄭司農注保氏謂之諧聲自敘云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江叔澐六書說曰諧聲者定厥所從而後配以聲聲在字後者也如江河皆水名故皆從水從水非聲也是所謂以事爲名配以工可乃得聲耳江古紅反故曰工聲古或以可爲河合戈反故河得可聲是以配合之字爲聲所謂取譬相成也故曰聲在字後由此推之是說文解字所云某聲某省聲某亦聲之等胥準諸此矣

天顚也

補曰頁部顚頂也天顚疊韻禮記目錄月令弟六孔
疏云春秋說題辭云天之爲言顚也釋名天豫司沇
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
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畢沅疏證云按說文云天
顚也是亦以舌頭言之者
至高無上從一大
補曰周頌敬之篇無曰高高在上鄭箋云無謂天高
又高在上是至高無上之誼也大部大天大地大人
亦大天大第一地大次之人大又次之是從一大之
誼也此許書言會意之始藝文志謂之象意鄭司農

保氏注謂之會意自敘云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段氏彼注云誼者人所宜也先鄭周禮注曰今人用義古書用誼誼者本字義者叚借字指撝與指麾同謂所指向也比合人言之誼可以見必是信字比合戈止之誼可以見必是武字是會意也會意者合誼之謂也凡會意之字曰從人言曰從止戈人言止戈二字皆聯屬成文不得曰從人從言從戈從止而全書內往往爲淺人增一從字大徐本尤甚絕非許意然亦有本用兩從字者固當分別觀之有似形聲而實會意者如拘鉤笱皆在句部不在手

金竹部莽莫葬不入犬日死部茻糾不入廾糸部之類是也孔氏疑疑云象意許氏謂之會意會意有三類如武信之合體爲意者會意之正也其顛倒獨體之文以爲意者謂之獨體會意其減省獨體之文以爲意者謂之省體會意如倒人爲匕化者生也人之生多倒縣而下故以倒人爲意反𢇍爲𢇛𢇛者不絕也故以反絕爲意倒亯爲㫗亯者進上也以進上之具反於下則厚也故以倒亯爲意反正爲乏乏持旌告獲者所以蔽矢也正以受矢乏以蔽矢故以反正爲意凡此皆獨體之類也又如木之省而爲片也以

判木爲意骨之省而爲冎也以骨上剔肉爲意烏之省而爲烏也以烏之身與目皆黑人不辨其目爲意飛之省而爲卂也以烏飛卂疾人不見其翅爲意凡此皆省體之類也

丕大也

補曰夏書禹貢三苗丕敘史記夏本紀作三苗大敘周書大誥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依周書作大誥云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理董云一上也不字解云烏飛上翔不下來也一猶天也不而覆一是爲丕冒故大也

從一不聲

補曰席氏記云案丕字古作不師𢁉敦不顯文武牧敦不顯休用鼎銘敢對揚天子不顯敬休其他寅簋齊鎛鍾俱從不惟齊鍾六從示其他皆從不据此則詩文王於乎不顯烈文不顯維德執競不顯成康皆當讀作丕爾疋不顯顯也紹蘭案不顯不承孟子滕文公篇作丕顯丕承周書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孔疏引鄭注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是鄭以丕子爲不慈陸德明釋文丕鄭音不

與孔疏同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負子司馬貞索隱云
尙書負爲丕今此作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故我
當代之鄭元曰丕讀曰負是司馬貞所見鄭注與孔
陸異席氏云史記丕作負音同而借也白虎通諸侯
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屬負茲
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矦曰不茲䟫鄗移檄曰
庶無負子之責子可通茲不亦可通負索隱非是紹
蘭謂如索隱說則經文子字爲贅如席氏說則上與
三王下與責於天皆爲不詞負不同聲負者背也背
者不也負子卽不子不子卽弗子皋陶謨子弗子亦

是弗慈鄭說與史記仍合其誼爲長

吏治人者也

補曰漢書惠帝紀吏所目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許誼所本也太平御覽引楊泉物理論吏者理也所以理萬機平百揆也誼亦同

旁從二闕

補曰理董云闕說入文𢼸古文下字別作丅丆乃上下并省成文亦象四旁故央字解云央旁同意

旁古文旁

補曰理董云亦從上下并省成文

㫄亦古文旁

補曰理董云一兼上下八變丄之丨下之丨而分施

於旁

川古文示

補曰理董云一卽二上也小爲川猶川爲川

禮從示從豊豊亦聲

補曰理董云豊爲行禮爲行禮之器亦會意

𠃞古文禮

補曰理董云從古文示之川乚以識人行禮紹蘭桉

阮氏款識甲午簋銘云作禮簋之禮作礼許氏所見

左旁從一古文上也此銘從二亦古文上也雖有一二之異其爲古文則同鐘鼎文禮字右旁𠂤有從乀者惟見此銘耳

祈求福也

補曰祈求雙聲福下云祜也禮記郊特牲祭有祈焉鄭注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禮器祭祀不祈鄭注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已耳孔疏引鄭志答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案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鄭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

禱祈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爲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已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紹蘭案祈之言求也亦言近也謂求近於福也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注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然則祈近同聲亦同誼君子卽不祈福亦未有不祈與福近者卽不爲己求福亦未有不爲民祈福者此祈寒暑於坎

壇甫田云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皆爲民祈故春官大祝云祈福祥注云求多福三曰吉祝注云祈福祥也六曰筴祝注云遠罪疾也罪疾求其遠即知福祥祈其近矣大祝又云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注云祈嘄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於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周官特制六祈之禮告神求福禮器謂祭祀不祈故荅趙商謂祭祀常專其志禱祈非禮之常發墨守謂祭祀內盡已心外亦求福即祈與福近之誼漢書文帝紀詔曰昔先王望祀不祈其福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

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
所祈卽福不爲己求之誼也然亦有祈死者左氏成
十七年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六月
戊辰士燮卒公羊襄二十九年傳疏引何休膏肓難
之曰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
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公之隆天不出妖
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
秉珪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夭由此言之死不
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
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孔廣森曰傳云

反自鄢陵而祈死是上年秋冬間事其死以今年六月又半年餘矣非一祈卽死明甚傳因文子之卒欲見晉州蒲失道賢臣憂懼不欲生故追敘祈死事傳豈眞謂死可祈邪叔孫昭子事與此同紹蘭按公羊傳言吳謁餘祭夷昧欲致國乎季子請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悔禍於余身亦是祈死之詞其下云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是謁與餘祭夷昧皆非一祈卽死與范文子事並同孔氏之駁可補鄭箴

禦祀也

補曰此禦六沴之祀也尙書大傳維五位復建辟厥沴鄭注云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口口變異則知此爲貌邪言[illegible]殉輒改過以共禦之至司之口月又必齊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也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司主也此月口夏數也夏數得天之正元或疑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主言非也若五五行王相之次則八月九月主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聽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於四時之氣似相近也凡六沴

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爲日之中下晡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

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惟鮮之功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爲朝夜半爲中將晨爲夕或日將晨爲朝初昏爲夕也離憂也逢見也是爲憂見之象非沴也言王行非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惟凶咎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禦貌於喬忿以

其月從其禮祭之豥乃從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

禮祭之豥乃從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豥

乃從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豥乃從禦思

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豥乃從禦王極於宗

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豥乃從止貌之失者在於去驕忿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若傲很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從順也三祭之刑其神乃順不怒也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謂若亂於是非象共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怵讀爲猒不狘之狘攸讀爲風雨所漂飄之飄止聽之失者在於去怵攸怵攸者是不聰之刑也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尒諄諄聽我眊眊之類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睿之刑也謂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

不修政而欲詠季氏之類也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者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祿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自南至西卒于北方禮志致齊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爲齊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齊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入日爲致齊明九日朝而初祀者一旬有一日事爲畢也新器亦赤黍改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粢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其祀禮曰格祀篇名也今亾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事篇中大祝贊主人辭也某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藩藩國謂諸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助行祭之禮也其祝也曰若爾神

靈洪祀六沴是合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也神靈謂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矩水精汁光紀及木帝大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皆是也生能其事从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爲也六沴是神靈所爲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言神靈正直無口類所謂口皆是也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言民廣及天下有過者也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靈亦合門內推六事沴天子以天下爲任者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文也天文運轉以縣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與民人無敢不敬畏六事上下君祀之所縣示變異者言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祀大皞之屬也

从亓御聲

補曰彳部御使馬也从彳从卸是御有止義禦从示御聲形聲兼會意

祮祀也從示𠯑聲

補曰天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云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絜蘭棻本部禬會福祭也即大祝六祈三曰禬之禬此女祝之禬即祮之叚借字祮从示以𠯑為聲人部佸會也从人𠯑聲王風君子于役篇曷其有佸傳曰佸會也箋云何時而有來會期是會𠯑音義並同故康成謂禬猶刮去明以禬為祮也木部檜栢葉松身从木會聲栝下引夏

書曰杶榦栝柏衛風竹竿篇檜楫松舟疏云釋木云
檜柏葉松身書作栝字禹貢云杶榦栝柏注云柏葉
松身曰栝與此一也然則檜之通爲栝猶䯉之通爲
禬矣天官春官凡以神士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
喪鄭注云杜子春云禬除也元謂此禬讀如潰癰之
潰秋官庶氏以攻說禬之注云鄭司農云禬除也元
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紹蘭案鄭讀禬如潰癰之潰
者天官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
齊鄭注云潰瘍癰而含膿血者劀刮去膿血可知禬
讀潰癰之潰取刮去膿血爲義即女祝禬爲刮去之

說亦是以禬爲禬除災害謂之禬去膿血謂之刮其義同也

祴宗廟奏祴樂从示戒聲

補曰春官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鄭司農云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康成謂祴樂祴夏之樂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明不失禮鍾師祴

夏杜子春云裓讀爲陔鼓之陔客醉而出奏陔夏紹蔨棨裓从示从戒得聲𨸏部戒警也裓之言戒也客醉而出奏裓夏以爲行戒也陔即裓之叚借字鄉飲酒禮賓出奏陔鄭注云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於阼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是裓夏之裓裓爲正字鄉飲酒鄉射禮皆是叚陔爲裓賓醉而出必以縜應雅三器舂之爲行節者縜之

言黷戒其醉而不至於黷也應之言應戒其醉而與

禮相應也雅之言正戒其醉而不失其正也天子諸

矦必奏鍾鼓大夫士必奏鼓者鍾之言章章明牘應

雅之戒也鼓之言廓廓著牘應雅之戒也杜子春直

破祴爲陔非从戒得聲之義卽非賓醉而出奏祴夏

爲行戒之義葢失之矣

瓚三玉二石也从玉贊聲

補曰矦用瓚三玉二石下於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也

王氏伯申曰玉人矦用瓚鄭注曰瓚讀爲餈餍之餍

瓚雜名也釋文餍作旦反內則注曰以膏煎稻米則

似今膏餍矣釋文餍本又作餈又作餍竝同之然反又音贊錢氏曉徵答問曰據玉篇餍卽饡之古文說文云饡以羹澆飯也釋名膜饡也以米糁之如膏饡也凡從贊之字皆有相佐義故鄭以瓚爲雜名引之謹案餍字說文缺載以六書之例求之餍葢從倉㞒省聲㞒隸省作展餍音作旦之然二反竝與展字聲相近也字當作餍俗書譌而爲餍則諧聲之理不明其又作餍者餍之省耳楚辭九思時混混兮澆饡注曰饡餐也混混濁也言如澆饡之亂也則餍有雜亂之義故玉人注讀瓚爲餍而訓爲雜聲中兼義也經義述聞禮

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　注云玫工記玉人曰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元謂全純玉也瓚讀如餈餍之餍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案許君龍作駹從先鄭易字也埒許鄭同皆不作將倘是將字鄭不得釋爲雜鄭巳後傳寫失之鄭云公侯四玉一石則記文不當公侯分別異名許說爲長戴先生曰此葢汎記用玉爲飾之等玉裁謂此與祼圭之瓚

異義許不言祼圭之瓚者葢其字古祇作贊黃金爲勺不用玉也詩謂之玉贊圭贊者以贊助祼圭也許引禮說也鄭則用禮緯賈疏引禮緯云天子純玉尺二寸公矦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是康成但見緯文而未見許所據之禮說許不言子男與攷工記合鄭本緯說子男與伯同用三玉二石旣無差等且與矦用瓚同今以禮說之次差之伯用埒玉石半相埒則當二玉二石子男葢一玉二石與段謂鄭云公矦四玉一石是不知其說本禮緯也　又案段謂許不言祼圭之瓚葢其字古祇作贊

此則大謬不然瑒字解云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字正作瓚不作贊則祼圭之瓚其說已明不煩複贅於此矣春官典瑞職曰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是先鄭以瓚於圭頭爲器且引詩明其用玉又引國語明其用圭攷工記玉人職曰祼圭尺有二尺有瓚以祀廟鄭注云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是後鄭以瓚柄用圭與先鄭圭頭爲器之說互相證明圭者玉也安得云瓚以黃金爲勺不用玉乎段氏又云詩所

謂玉贊圭贊者以贊助祼圭今案旱麓玉瓚江漢圭瓚皆是玉旁施贊其它經傳瓚字亦皆从玉無作贊者段乃徑改爲贊以附會其古祇作贊之說則必徧改經傳之瓚爲贊而後可有是理乎且旱麓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然則瓚之爲器金所以爲飾其義不主於金爲勺而主於圭爲柄是以謂之圭瓚是以謂之玉瓚其字因之从玉也从贊聲者瓚所以贊助祼將之事聲亦兼義也如段所云黃金爲勺不用玉則是重

在金勺字當金旁施贊將偁爲金贊乎抑偁爲金鑽之乎况既不用玉何以又可偁玉贊圭贊乎皆不可通矣瓚之从玉雅俗共曉段氏通人何至疏謬若此殆所謂賢者過之與

璑三采玉也　注云周禮故書璑玉三采注曰璑惡玉名江沅曰惡玉者亞次之玉也古惡亞字通廣雅玉類有璑玉裁按天子純玉公四玉一石侯三玉二石故書作璑新書作珉皆謂石之次玉者諸公之冕璑玉三采謂以璑雜玉備三采下於天子純玉備五采也許云三采玉謂之璑誤矣

訂曰周官夏官弁師職曰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鄭注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故書瑉作璑鄭司農云璑惡玉名然則故書經文作璑玉三采矣雜記藻三采六等鄭注云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孔疏云按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也旣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間而爲六等也圭繅如此冕繅當同初學記卷二十七引逸論語曰璑三采玉也許氏此解用周官故書及逸論語之文並未參以已說且言璑則惡玉自見與下於天子純

玉備五采之義亦無不合段乃以許爲誤不亦異乎多見其不知量耳

珽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　注云見玉人注曰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殺也按玉藻謂之珽注云此亦笏也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典瑞曰王晉大圭以朝日魯語曰天子大采朝日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皆謂此司馬相如賦有晁采晁古朝字朝采卽朝日之大采也長三尺博三寸蓋自其中已上殺之其殺六分而去一至其首則仍博三寸而方之鄭云方如椎頭是

也珽玉逸引相玉書作珵抒今周禮作杼玉藻注同

杼是也

訂曰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鄭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

炤謹案

欽定義疏曰珽笏大圭三者鄭氏以爲一爲鄭氏之說者曰珽玉六寸據上不殺者椎頭也然以笏計之笏度二尺六寸加椎頭六寸是大圭應長三尺二寸而

王人典瑞俱云大圭三尺者何也是大圭非珽明矣第珽與大圭固二而陳氏以珽即笏陳祥道禮書曰天子之笏曰珽恐猶未然本文明言天子之珽方正無所詘諸侯之荼前詘後直大夫前後詘笏則明言中博三寸前後皆二寸則以為大夫之前後詘可也與天子之方正諸侯之後直能附合乎且笏惟天子以球玉諸侯則以象大夫則以竹安得盡以玉為之而但辨其直殺邪則珽與笏亦不得混為一也荀卿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又似珽荼之用同於笏者或天子有珽有玉笏接諸侯則

搢珽示方正朝日則執玉笏示有所讓諸侯有荼有象笏朝王及臨羣臣則搢玉荼示上詘下直居恒則所搢但象笏與本文於大夫不舉名蓋大夫惟有一笏原無異制異用觀荀子於大夫言服笏服者其常於天子言御珽諸侯言御荼則必有所御乃用之禮記義疏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以大圭爲笏末見其可也且記言其中博三寸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半也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大夫士殺其下乎王炎說見義疏引說文曰

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又曰椎擊也齊謂之終葵終葵爲椎猶不律爲筆疾黎爲薺皆異國殊語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燿自照見離騷王逸注玉篇亦云珵美玉埋六寸光自輝而康成引相玉書珵作珽說文有珽無珵葢珵即珽古今文康成合珽與大圭爲一與說文同卽如其說大圭長三尺珽長六寸爲椎頭故曰杼上終葵首然注云爲椎於其杼上杼閷也是謂杼上者閷其上此椎頭六寸指不閷者而言豈其然乎杼長也方言引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楚謂之仔音序燕謂之杼諸侯之笏詘前故前短天子之

珽杼上故上長旣曰方正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而又絅之誤矣惠士奇禮說說紹蘭謹案考工記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不言是珽更不言是笏玉藻珽笏各物亦不言珽是大圭許謂珽卽大圭葢據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玉藻天子搢珽之文因合爲一物然玉人止言大圭不以爲珽也鄭注攷工旣以珽爲大圭同於許說而注玉藻又以珽爲笏則尤非許意許於𦣻重文𦣻解云籒文𦣻一曰佩也象形竹部無笏此其正字也明不謂笏珽同物矣案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鄭彼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珽

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是鄭以珽笏大圭三者爲一物故玉人注亦云大圭或謂之珽但玉藻又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鄭彼注云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今據記云其中博三寸明笏制上下皆殺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當殺四寸三分又三分分之一其制既與方正之珽不同亦與杼上終葵首之大圭不合且笏長二尺六寸以大圭三尺較之

尙餘四寸若加椎頭六寸則大圭當長三尺二寸而典瑞及玉人皆云大圭長三尺是大圭非笏可知矣珽形方正大圭則杼上終葵首制度各異鄭公亦知其不可通故又自申其說曰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今據雜記贊大行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故說文於珪下云剡上爲圭於圭下云瑞玉也上圜下方然則凡圭之首或剡或圜竝不方如椎頭是大圭非珽又可知矣又案大圭之異於它圭者鎭圭尺有二寸桓圭九寸信圭躬圭皆七寸典瑞注如此玉人注云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惟大圭

長至三尺故尊而異其名曰大凡圭之首或剡或圜記於大圭偁終葵首齊人謂椎爲終葵故鄭注玉藻以珽爲大圭因謂終葵首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古椎頭之狀於經傳無可攷今本釋名椎推也末亦椎也畢氏疏證據太平御覽訂其誤其說是也故不復引而終葵之形則有可旁推互證而知者爾雅釋艸終葵蘩露陸氏本如此云本亦作蔠同郭注云承露也大莖小葉本艸陶注云蔠葵一名承露今本蔠譌落據爾雅及注訂正蜀本注云蔓生葉圜是蔠葵蘩露之形圜也釋艸又曰中馗菌小者菌中馗猶蔠葵也艸部菌字解云地蕈也从艸囷聲囷字解云廩之圜者圜謂

之囷方謂之京今目驗地蕈之形正圜與从囷得聲
之義適合是中馗菌之形亦圜也周南兔罝曰施于
中逵中逵亦猶終葵也傳云逵九達之道爾雅釋宮
九達謂之逵逵即馗之或字九部馗字解云九達道
也似龜背故謂之馗馗高也今目驗龜甲橢長不方
其背中央高兩旁下有文岐出正如九達之道是中
馗道之形亦長橢岐出而不方也然則大圭之杼上
終葵首其圜與蘩露及菌同即圭字解所云上圜者
也其中高旁下岐出橢長與九達道及龜背同即璋
字解所云圭剡上者也唯其剡上故云杼上剡與杼

皆指其椭長而殺者言之唯其上圜故云終葵首圜指其首之宛宛然而圜者言之則終葵首圜而不方可知終葵卽椎終葵首旣圜而不方則椎頭之圜而不方卽可據終葵首之形而定鄭謂方如椎頭誤矣至其以珽爲笏則尤誤之甚者段氏據之以注珽字且以方如椎頭之說爲是蓋仍其誤而未之攷也

从玉廷聲

補曰廷之言庭也廷字解云朝廷也庭字解云宮中也从广廷聲爾雅釋詁庭直也珽亦从廷聲玉藻說珽爲方正鄭注云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形聲兼會

意

中和也　注云俗本和也非是當作內也宋麻沙本作內也一本作而也正皆內之譌入部曰內者入也入者內也然則中者別於外之辭也別於偏之辭也亦合宜之辭也作內則此字平聲去聲之義無不賅矣許以和爲倡和字龢爲諧龢字龢和皆非中之訓也

訂曰此段氏不善讀說文也中和也三字當連篆作一句讀謂此中字卽中和之中非解中爲和猶威姑也謂此威字卽威姑之威非解威爲姑蘪禾也謂此蘪字卽蘪禾之蘪非解蘪爲禾皆其例也說文此中類多矣

之義所包者廣內不足以盡之中對上下言上之下下之上爲中中對前後言前之後後之前爲中中對左右言左之右右之左爲中是中爲絜矩之道故中對外內言外之內內之外爲中言內不足該中言中卽足以該內是內不得爲中之訓明矣公羊昭五年傳曰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今舉最易曉者爲說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先鄭五門之說本乖禮制今特借以舉例耳）以五門言則皋雉爲外應路爲內庫門爲中此所謂五亦有中也以皋雉庫三門言則皋爲外庫爲內雉爲中以雉庫

應三門言則叉維爲外應爲內庫爲中以庫應路三
門言則叉庫爲外路爲內應爲中此所謂三亦有中
也推之朝寢室堂及延皆中在外之內內之外又推
之上下四旁莫不如是是內不得爲中之詁更明矣
中者民所受於天地以生者也唐堯咨舜允執其中
舜執兩端用中於民亦以命禹仲尼曰君子而時中
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
天地位萬物育許竝舉中和二字以曉人謂中即中
和之中是中之所包甚大今乃以內說中旣不足以
盡中義且非許意也和龢雖異然許書之例篆文斷

不可通其解字亦多通用俾讀者易曉耳

从口丨上下通　注云絫中字會意之恉必當从口音圍衞宏說𠁩字从卜中則中之不从口明矣俗皆从口失之云上下通者謂中直或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入其內也

訂曰段氏謂中不从口是矣然但以爲當从口而不明言其故則嫌於正方之圍猶未通於倉頡造此中字之恉竊謂中當从〇口者非〇非口可爲〇亦可爲口口〇有定中亦有定口〇無定中亦無定〇天道口地道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也从丨者洪範九

疇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極者中也第五疇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六天七地八天九之中傳說所謂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也見漢書律歷志然則丨者合天〇地口之口以爲中建其有極建此丨會其有極會此丨歸其有極亦歸此丨引而上行丨與天通引而下行丨與地通呂刑謂絕地天通得丨而絕者皆通故曰从〇丨上下通也段云皆入其內失之遠矣

𠁧古文中　注云此字可疑豈淺人誤以屈中之虫入此歟

訂曰篆中亦當从口此字無可疑許氏自敘云諸生競說字解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許意謂虫當作虫諸生皆以虫為屈中非謂中不當屈（今作虫者正許所謂屈中）是明有屈中之古文如段所言則虫當為屈中非許意矣中必屈者孟子謂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凡用中者必執兩端乃能行權而得中子莫執一不執兩故孟子謂其無權異於堯舜之執中中之屈處正謂其權在此其中在此執兩端者所用亦在此惟屈乃能權能中公羊桓十一年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自

既損以行權屈申之義也且其屈無定處如今人稱物物重則權施於外而近末物輕則權施於內而近本浸假而移之於外浸假而移之於內易曰稱物平施又曰變動不居其適得其平之處即適得其中之處是以古之造文者特屈其申以記行權用中之所在而實無定在矣若執一無權即非古文制申之恉

申籀文中　注删此文云依鍇本張次立依鉉本增申字

訂曰申亦當从口漢蔡湛頌申子劉修碑動乎儉申正用籀文此謂執其兩端也一在左上舉左以見右

二在右下舉右以見左且舉左右上下以見前後內外皆中意也戚伯著碑光祿侍中其字作𠁩即其明證矣夏承碑仲旁之𠁩古彝器多如此作是又在右之上下亦可證中無執一之指然則𠁩字疊見漢碑正可據以說中之義大徐本爲長段氏删之誤矣

壯上諱　注其說解當曰艸大也从艸壯聲

補曰士部壯从士爿聲管子小問篇說苗云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然則莊解當曰艸壯皃

蓈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蕫蓈段改采爲莠蕫爲董注云莠各本作采鍇音穗董各本作蕫今依詩爾

雅音義生而不成謂不成莠也不成謂之童蓈已成
謂之莠此蓈莠二字連屬之義云禾粟之莠者惡其
類禾而別之也小雅云不稂不莠爾雅毛傳皆曰稂
童粱也童粱卽童蓈陸璣疏云禾莠爲穗而不成崱
嶷然謂之童粱今本莠作秀誤
訂曰魯語韋昭注稂童粱也爾雅毛傳舍人陸璣皆
云童粱則蕫自當作童童之言僮也未成人之稱采
生不成故謂之童蓈之言㝗也屋康㝗之偁采空無
實故謂之蓈總名之曰童蓈雅與傳偁爲粱者以其
生雖不成究爲禾粟之采且尙有米皮因謂之粱 禾部

采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蓈經典通作或體之稂爾雅釋艸稂童粱郭注云稂莠類也邵氏正義曰稂爲穀之有稃而無米者南方農諺謂之扁子農家穫稻則簸而揚之以去其稂然稂雖無米亦稍有米皮今南方用以飼鶩又以飼馬魯語所謂馬餼不過稂莠也

許於蓈下云禾粟之采生而不成明童蓈本是禾粟但秀爲采而不成實耳於莠下云禾粟下生莠明莠生禾粟之下別爲一艸韋曜毛詩答雜問云莠今之狗尾艸是莠與童粱顯非同物故大田云不稂不莠毛傳云稂童粱也莠似苗也經傳皆分別甚明且孔子惡莠似苗不聞其惡童粱非惟不惡且歎惜之日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正歎童蓈以其是苗而不成非似苗之莠可比也郎

韋昭注國語亦云稂童稂也莠艸似稷而無實郭璞
注爾雅亦云稂莠類也然則童蓈也莠也判然二物
段氏乃仍釋文之誤改采爲莠而云生而不成謂不
成莠也獨不思禾𥝩之采焉能成狗尾艸之莠又云
未成謂之童蓈已成謂之莠獨不思禾𥝩之采未成
謂之童蓈已成卽謂之嘉穀何得謂之莠是說也求
之許書而不合求之爾雅毛詩國語論語孟子而皆
不合斯爲誤矣陸璣疏禾秀爲穗而不成正與禾部
采禾成秀及此禾𥝩之采生而不成誼合段又改禾
秀爲禾莠以不誤爲誤殊不可解也

从艸郎聲

補曰爾雅毛傳皆作童粱是蓈可讀若粱

葵菜也从艸癸聲

補曰葵今作葵左氏成十七年傳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紹蘭按凡艸木皆傾葉蔽根文七年傳云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是不獨葵為然矣葵無知何以云智不如葵葵無足何以云葵能衛足經典相承之字葵蔡形相近葵疑蔡之譌襄二十三年傳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賈再拜受龜是蔡即龜

故論語包咸注云蔡國君之守龜也檀弓石祁子兆
衞人以龜爲有知也謂其智足知石祁子也是蔡智
矣說苑辨物篇靈龜四趾轉運應四時謂其應時舒
斂其足以爲衞也是蔡能衞足矣今鮑牽不知自免
而見刖故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蔡蔡猶能衞其足也
营 营藭香艸也从艸宮聲　注云左傳作鞠藭賈逵云
所以禦溼按今本左傳有山鞠藭乎山字注疏皆不
釋疑衍或本作蘜而譌二字
营 司馬相如說营或从弓　注云营凡將篇如此作
訂曰左氏宣十二年傳有山鞠窮乎鞠窮卽营藭鞠

竆雙聲营竆疊韻段注疑左傳山爲衍字或本作蘜
而譌爲二字其意謂山字注疏皆不釋但注疏多不
釋之字未可據此即疑其衍西山經云號山其艸多
芎藭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其艸多芎藭此山芎藭即
左傳所謂山鞠竆惟其生於山故曰山亦惟其生於
山性乾而溫故賈侍中謂可以禦溼何所據而疑其
衍又疑其本作蘜而譌爲二字乎斯爲謬矣又按芎
藭見子虛賦故許以爲司馬相如說从弓且相如有
艸木書何得云蓋凡將篇如此作

[illegible]香艸也出吳林山从艸姦聲

補曰蕑經典通作蕑鄭風溱洧陳風澤陂毛傳竝云蕑蘭也御覽卷九百八十三引韓詩蕑蘭也說文無蕑許以蕑爲正字鈕氏非石說文校錄云鄭風秉蕑字當同蕑引左氏昭二十二年大蒐於昌閒公羊作昌姦此蕑與蕑同之證紹蘭按晉語朝無姦官潛夫論志氏姓篇作閒官又姦與閒通之一證也

茖艸也从艸各聲　注云釋艸茖山蔥按爾雅雖有此字然許君果用爾雅何以不云山蔥而云艸也凡所不知甯從蓋闕

補曰爾雅釋艸茖山蔥衆經音義卷八引爾雅舊注

云萅一名山蔥幷州以北多饒萅蔥也後漢書馬融傳云格韭菹于注亦引爾雅萅山蔥格即萅之借字許氏不言菜而云艸者以其是山蔥而非蔥也不次於蔥篆後者萅从艸蔥則大篆从茻也

訂曰爾雅有雚山韭之文說文以爲雚艸也其例正與萅同段於萅下云許氏果用爾雅何以不云山蔥而云艸也則雚下亦當云許氏果用爾雅何以不云山韭而云艸也方合注書之例乃萅從蓋闕而疑之雚又不從蓋闕而注之是自亂其例矣

⿱艹深蒲蒻之類也　注云此釋周禮也加豆之實深蒲醓

醢先鄭曰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鄭曰深蒲蒲始生水中子是則深蒲卽蒲蒻在水中者許君以蒲子別於蒲以蒻之類別於蒻謂蒲有三種似二鄭說爲長

訂曰段氏謂許別蒲爲三種以二鄭說爲長今按蒲者總偁蒻卽始生而小弱者深蒲則入水深其實一蒲許以深蒲爲蒻類者蒲入水深其根入泥深較蒲子在水中入泥淺者爲小異故曰類仍謂蒲子之類非別爲一類而分爲三種也許說與二鄭竝合段說非是

莙牛藻也从艸君聲讀若威

補曰女部威姑也漢律婦告威姑按威姑爾雅謂之君姑明君威古音同故从君聲之字讀若威

蒝兔瓜也

補曰爾雅釋艸蒝兔瓜郭讀蒝兔瓜爲一物茢薽豕首爲一物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五引爾雅蒝兔瓜孫炎曰一名列也是孫本作㓤屬上讀說文蒝兔瓜也薽豕首也許所據爾雅舊本無茢字亦無列字與孫郭本不同

䕯灌渝从艸夢聲讀若萌　注云今釋艸葰蘆茭亂其

葥藡郭云今江東呼蘆筍爲藡音繾綣下文蒹𦵔菼

華榮郭別爲一條許君所據爾雅蔓灌渝句字皆與

今本大乖今不可得其讀矣

訂曰詩秦風不承權輿毛傳權輿始也爾雅釋詁權

輿始也郭注引詩胡不承權輿大戴禮誥志篇虞夏

之秝正建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艸權輿此蔓灌

渝之切證許讀蔓若葥而以灌渝二字連文爲句蓋

爾雅釋艸古讀如此灌渝正字權輿借字郭氏不知

乃讀其葥藡爲句蒹屬下讀藡蒹皆俗字正可據許讀以

糾郭讀之誤段氏乃云許君所據爾雅蔓灌渝句字

皆與今本大乖且云今不可得其讀何其遷就游移疑誤後學至此乎逸周書月解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亦權輿二字連文不分讀之一證惟文酌解幹勝權輿孔晁注云言有權無不輿始析權輿爲兩謝氏金圃卽斥之曰注謬幹謂骨幹勝讀平聲權輿始基也立基能勝之也自孔氏有此注或又爲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之說孫氏季逑正之以爲權輿者艸木之始大戴禮孟春百艸權輿揚雄賦萬物權輿於

內祖落於外釋艸云其萌蘿蘛郭景純以蘛屬下句

按說文蔓藋蘛蔓讀若萌郎釋艸之萌蘿蘛權輿與藋蘛聲相近也言簡而明然則段氏此注其識固出謝孫下矣

藟艸也从艸畾聲詩曰莫莫葛藟

補曰周易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虞翻曰巽爲艸莽稱葛藟謂三也兌爲刑人故困于葛藟于臲卼也詩周南樛木篇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傳云南土之葛藟茂盛箋云木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藟而蔓之而上下俱盛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傳

云莫莫施貌箋云葛也藟也延蔓于木之枝本而茂
盛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櫐似燕薁連蔓生太平御
覽引毛詩題綱云藟一名燕薁藤唐本艸注云蘡薁
與葡萄相似然蘡薁是千歲虆藟櫐蘽古今字耳
一曰秬鬯也　注云此字義別說也秬鬯之酒鬱而從
鬯凡字從畾聲者皆有鬱積之意是以神名鬱壘上
林賦云隱轔鬱𡾋秬鬯得名藟者義在乎是其字從
艸者釀芳艸爲之也
訂曰易釋文藟毛詩艸木疏云一名巨荒詩釋文及
孔疏竝引作一名巨苽或作荒或作苽必有一誤以

王逸注九歎云蘬葍莞也一云巨莞也證之則作莞者是葢許書此文本作一曰巨莞故陸璣引以爲說後人多聞𦽏𦽏𦽏巨莞遂於巨旁加禾莞上去艸而㝡與𦽏字又相混致有此錯段氏不察乃云字從𦽏聲皆有𦽏積之意殆所謂郢書燕說者矣

𦿆豕首也　注云釋艸曰茢𦿆豕首許無茢字者攷太平御覽引爾雅黃土瓜孫炎曰一名列也按叔然以茢上屬許君讀葢與孫同

訂曰爾雅釋艸艸黃菟瓜茢𦿆豕首郭本茢字屬下讀許氏於黃字解云菟瓜也𦿆字解云豕首也是其所

見爾雅作黃菟瓜藪豕首無𦬸字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五引爾雅黃土瓜孫炎曰一名刎也是叔然所據有刎字屬上讀與許迥異段注引孫說而云許讀葢與孫同亦攷之未審矣

芸艸也似目宿从艸云聲

補曰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引禮圖曰芸蒿葉似蒿香美可食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陶爲酒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桃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漢書西域傳罽賓國有目宿

淮南王說芸艸可以死復生　注云可以死復生謂可以使死者復生蓋出萬畢術鴻寶等書今失其傳矣訂曰太平御覽引淮南子曰芸可以死而復生卽本此死復生謂芸艸非謂人也通藝錄釋芸引羅願爾雅翼云老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芸當一陽初起復卦之時於是而生又淮南說芸可以死而復生此則歸根復命取之於芸羅說止此釋之曰月令仲冬之月芸始生則鄂州所謂一陽初起者是也夏小正正月采芸傳曰爲廟采也二月榮芸是花作於二月矣余乃蒔一本於盆盎中霜降後枝葉枯爛越兩月日短

至矣宿根果茁其芽叢生三五枝據程所說得之目
驗其云霜降後枝葉枯爛日短至宿根茁芽叢生是
卽芸艸可以死而復生之證且羅願所引淮南說芸
可以死而復生與御覽同較今本尤爲顯然明謂芸
死可復生非謂芸可使人死復生也段氏乃云可以
死復生謂可以使死者復生斯不然矣

蓳杜林曰蕅根　注云蕅根猶荷根也然則杜林謂蕅
爲蓳

訂曰爾雅釋艸荷其根藕許於蕅下解云扶渠根是
蕅爲荷根也杜林說蓳爲蕅根今人謂蕅末爲蕅梢

其本爲薕根然則薕根非荷根杜林謂薕根爲蓮非
謂薕爲蓮段說甚誤
菼薍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　注云騅各本作鵻今依
爾雅釋言云菼騅也菼薍也王風傳云菼鵻也蘆之
初生者也箋云菼薍也案毛釋爲鵻恐其與萑無別
也故又申之曰蘆之初生者也菼別於蘆析言之也
統言之則菼亦偁蘆鄭恐萑葦無別也故又申之曰
薍也菿與騅皆言其青色薍言其形細莖稹密許云
萑之初生亦以正毛也
訂曰段氏謂毛釋菼爲鵻恐與萑無別故申之曰蘆

之初生此非毛恉萑雛爲充蔚菼雛爲蘆初生判然二艸不能相溷訓菼爲雛何以恐其與萑無別且毛公郎欲申之何不云萑之初生而云蘆之初生自違其豳風傳亂萑葭葦之例段說原本其師戴氏毛鄭詩攷正戴說大車傳云菼蘆字譌當作萑孔沖遠不能攷正而溷蘆菼爲一非也夏小正七月秀萑葦傳曰未秀則不爲萑葦秀然後爲萑葦故先言秀又曰萑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是菼與蘆乃萑葦二物初生之名凡詩中曰蒹葭曰葭菼曰萑葦及今人曰蘆荻皆竝舉二物蒹葭萑荻一也葭蘆葦一也許叔重

說文解字多本毛詩於菼字云萑之初生然則毛詩轉寫譌失顯然矣是戴據許說直正毛傳之薍爲萑較段爲長爾雅以葭華葭蘆爲一艸皆葦之未秀者也菼薍蒹薕騅爲一艸皆萑之未秀者也葦醜芀則言葦兼有萑以其儕葦醜萑固葦之醜也但非即葦耳毛傳以薍爲萑同一艸菼騅蒹薕屬之葭爲葦同一艸蘆屬之皆本釋艸爲說許說同毛惟爾雅不言萑（萑芄蘭即雀瓢萑蓷即充蔚）於葦醜兼之說文不言蘆（蘆服也一曰薺根）於葦葭統之三書並以萑葦異艸而同類各以巳秀未秀別其名與夏小正之說皆合何得謂毛統儕

茭爲蘆且爾雅云蔈荂荼葦醜芀毛於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荼萑苕也荀子勸學篇則云繫之葦苕皆本爾雅爲文毛不言葦而言萑者夏小正云灌荼荼萑葦之秀是萑與葦之秀皆爲荼荀說本爾雅爲葦苕正合小正之葦毛說本小正爲萑苕亦正合爾雅之葦誠以雅偁葦醜葦醜得有萑竝非通萑於葦也毛既不通萑於葦益知其不通茭於蘆矣

荷夫渠葉　注云今爾雅曰其葉蕸音義云衆家無此句惟郭有就郭本中或復無此句亦竝闕讀玉裁案無者是也高注淮南云荷夫渠也其莖曰茄其本曰

蔤其根曰藕其華曰夫容其秀曰菡萏其實 蓮蓮

之藏者菂菂之中心曰薏大致與爾雅同亦無其葉蕸三字葢大葉駭人故謂之荷大葉扶搖而起渠央寬大故曰夫渠爾雅假葉名其通體故分別莖華實根各名而冠以荷夫渠三字則不必更言其葉也荷夫渠之華爲菡萏菡萏之葉爲荷夫渠省文互見之法也或疑闕葉而補之亦必當曰其葉荷不嫌重複無庸肊造蕸字臧氏經義雜記曰釋艸釋文其葉蕸字或作葭音遐又音加衆家竝無此句惟郭有然郭本中或復脫此一句亦竝闕讀案說文亦無其葉蕸句荷字注云芙蕖葉則其葉即名荷已見首句詩澤陂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正義曰荷之爲葉極美好孔氏以荷爲芙蕖之葉與說文同是

可知衆家本皆無此句郭注本亦無矣詩正義引爾雅與今本同有非古義也又詩正義曰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萼實之名或疑據李注亦有其葉句不知李所云葉即說文所謂荷爲芙蕖葉也

訂曰案其葉蕸句似有者爲長但當作荷不當作蕸耳段氏前說及臧氏說徒以許書高注並不見有此句釋文云衆家無惟郭有郭亦或無故一以無者爲是一以有者非古義是未審高注淮南原非正引爾雅其次第亦不盡與釋艸相同未可據爲無此句之證至說文雖不明引爾雅其前後之次亦未盡符然觀其類列菡藺蓮茄荷蔤藕七篆所解字義全本雅文於菡藺曰扶渠萼各本作芙蓉萼涉下夫容字而誤據衆經音義卷三所引訂正

則黃耳矣。鼎耳所以受鉉。則以屯五爲之鉉。屯五坎。
鼎五離。坎離合而乾。乾金。故金鉉也。利貞則屯五之
利貞也。合之卦辭之元亨。爲屯之四德。見屯後籤。傳
曰中以爲實者。鼎五中。屯五亦中。鼎五耳虛。貫之以
屯五之鉉而實。此與鼎有實之實異。然乾之爲實同
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証籤曰。上不爲鉉也。然五乾。則上亦乾。乾爲金。亦爲
玉。因而以玉玉其鉉。又謂之玉鉉。玉鉉者。鉉之盛。與
鼎之盛也。大吉无不利。是卦辭所謂元吉亨者也。傳
謂之剛柔節者。亦以屯五之互艮。故節也。

証鐵又曰金鉉玉鉉此亦當以易補禮之闕者圖禮器者因易而撰爲金玉之鉉以實之固不可或乃謂本無其物聖人不過因象而侈其辭則亦非夫黃者金之色也耳金鉉亦金其類也況鉉從金矣其文也禮有玉盞玉豆又安見鉉之不可以玉乎郊血大饗腥然而有亨以享上帝之鼎則禮之精易以補者多矣易者典禮之書因易以証禮執禮以疑易其失則均也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証籖曰震者雷也震之來而虩虩恐也震去則笑言啞啞復常也此聞雷者之情婦孺所同也震驚百里驚于國也不喪匕鬯不喪其國之守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証箋曰初辭與卦辭全同而特益之以後爲後者震初也然卦辭雖不言後而傳巳言後有則爻傳亦與彖傳全同義無可更也震爲東鄰未受福而虩虩則足以致福爻吉而卦之吉可知也後而言有則者震爲艮剛之反也二五之厲亦艮剛之反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証箋曰初曰震來而二曰震來厲者初之震來而二受其厲也貝之爲物背穹而腹坼宜爲艮象然而艮爲貝之俯震亦貝之仰也以震來之厲而大喪其貝喪之將何往乎則直躋于九陵之上神魂飛越之象

敍次亦不盡協然皆葉系茎下與爾雅合亦與說文同此又漢時舊本其茎茄下有其葉荷之一證乃臧有或疑之說而斥為不知段亦有或疑之說而作為餘義皆失之　又案說文無蕸字此蓋魏晉閒通行俗體當時為爾雅之學者疑荷字複出以蕸易之而古音倘未失也周頌假以溢我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作何以恤我溢恤皆謐之假借傳例不破字故用釋詁溢慎為訓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亦云慎也釋詁又云謐靜也謐與溢通慎與靜合箋直以為盈溢之溢遂以饒衍易毛義亦可通而非傳意左氏所引即周頌之文杜注以為逸詩解恤為憂蓋因假何異字恤溢殊文是不知古義古音本自通貫說文引作誐以溢我廣韻引作誐以謐我誐假何聲既相近謐恤溢義又相符虞書曰惟刑之恤哉

史記五帝本紀作惟刑之靜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又引爾雅謐靜解之是其證也以何代假即知从叚之字亦可代荷縣桑云遐不謂矣遐表記引作瑕鄭注云瑕之言胡也說山訓高注云荷幽州總謂之光荷讀如燕人強秦言胡同也是古讀瑕荷聲皆同胡則其蕖荷之荷或作瑕或作葭例以六書假借之法皆無不可獨不宜葭芴配乏爾然當以初學記明引作其葉荷者爲正

藕夫渠根　注云案釋艸以其本蔤系於荷扶渠其莖茄之下者謂此乃全荷之本今俗所謂藕者是也蔤之言滅滅没於泥中也以其根藕系於其莖茵蔤其

實蓮之下者謂此乃蕅實之根凡蕅實之莖必偕葉一莖同出似有耦然故下近蔤上近蕅莖之根曰藕本言其全根言其偏本在下根上於本下文的薏仍蒙蕅實言之此作爾雅之精意也叔重列字次第未得其解矣

訂曰案爾雅荷芙渠其莖茄其葉蕸（蕸當作荷舊說無此句）其本蔤其蕅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注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段氏蓋據此注爲說邵氏爾雅正義曰夫渠之本名蔤此爲萌芽初發穿泥而出者之名故與根別言之也說文云蔤夫渠本槃傳云

藕節上初生莖時萌芽𣪊也邵說止此繫傳此下尚有在泥中者四字由是言之蔤之始發內含莖芽生於藕節之上故郭云在泥中後漸與莖同出於水甲坼苞散其莖亭亭直上其蔤在水中而白故郭云莖下白蒻但蒻非其本名因荷之本爲蔤猶蒲之本爲蒻故郭借蒲之蒻以偁荷之蔤知然者說文蒻蒲子攷工記輪人鄭注云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曰弱弱即蒻也蒲之本初亦在泥而出水中爲蒻即知荷之本初自在泥而出水中爲蔤其義一也荷之爲艸大其全體葉與咢實之下皆爲莖莖下爲本本下爲根冣其偁名夫渠菡萏

蓮之下爲茄茄下爲蔤蔤下爲藕荷其大名也鄭風隰有荷華傳云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先以扶渠釋經文之荷又以其華菡萏釋經文之華是毛不以夫渠爲荷華故陳風有蒲與荷傳云荷夫渠也正以夫渠釋荷不言華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九引毛詩義疏曰夫渠其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扶渠是以扶渠爲華非毛義矣說文則云未發爲菡萏已發爲夫容許不言夫渠言夫容知亦不以夫渠爲荷華與毛公同何以明之蕳下云菡萏扶渠華三字依[illegible]引[illegible]蓮下云夫渠之實也茄下云夫渠莖荷下云夫渠葉蔤下云夫渠本藕下云夫渠根皆以夫渠爲總名以是明其以夫容爲華不以夫渠爲華矣夫渠疊韻段氏於荷夫渠葉注云大葉駭人故謂之荷大葉扶搖而起渠央寬大故曰夫渠爾雅假葉名其通體其說甚精然則荷以葉名夫渠亦得爲大名也

爾雅系其本蔤於其莖茄之下系其根藕於其華菡萏其實蓮之下者正以華與葉各自爲莖若系其根藕於其

本蔤之下則本根之文固順而華之莖不見或嫌於萼葉共莖矣又以的在實中若系其萼菡萏其實蓮於荷夫渠之下則葉與萼實莖本之文固順而其中的的中薏二句相離絕遠或嫌於的在藕中矣又以萼與葉異莖異本而同根若系其萼其實於其根藕之下則菡萏蓮的薏之文固順而萼與其莖其本文不相附或嫌於萼葉之莖與本異根矣故雅文已言莖本將言其根即以其萼其實廁於莖本與根之閒既可見萼與夫渠之葉異莖異蔤亦可見的與實止隔其根藕一句即一覽而知其中為蓮之中非藕之

中叉可見蕚葉之莖本各異而同以蕅爲根此正古
人行文變化錯綜之妙而蕸爲蕚葉莖之本蕅爲全
荷之根具見於此矣段謂蕸爲全荷之本蕅但爲蕚
實之根蕸蕅互移即是本根倒置其誤一也蕸在茄
下漢鐃歌曰鷺何食食茄下茄下者蕸也水中之蕸
鷺得食之泥中之蕸鷺焉能食況蕅尤深亘於泥司
馬相如所說諸水鳥咀嚼蔆蕅亦謂蔆葉蕅蕚之類
若已成棱角之蔆深入污泥之蕅豈水鳥所得咀嚼
者段謂蕸爲今俗所謂蕅其誤二也蕸之言密謂其
上則密邇於茄下則密邇於蕅故謂之蕸周書曰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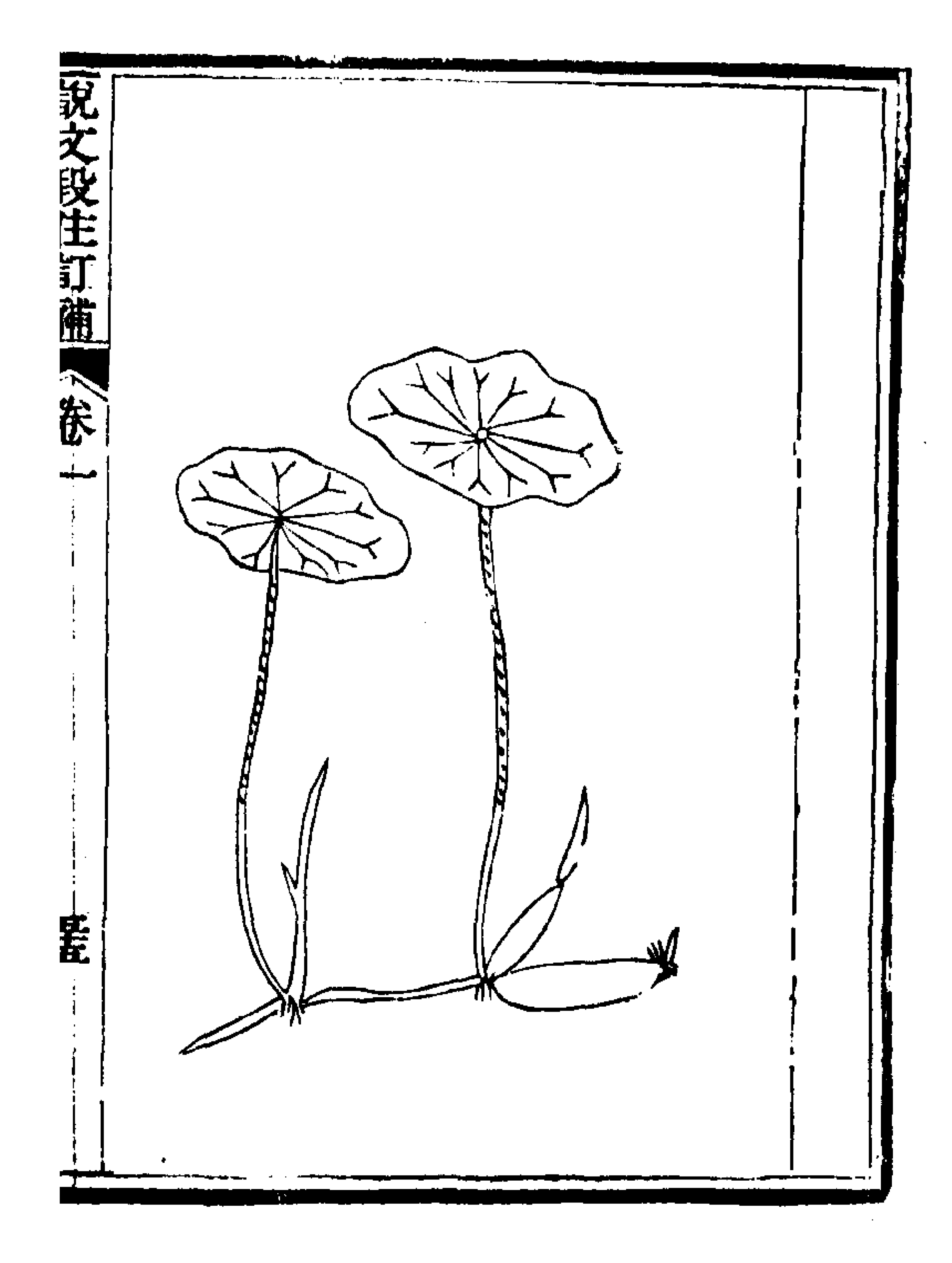
澤竭則蓮藕掘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九藕在淤泥故須言掘兼
言蓮者順文足句耳可知在泥中者爲藕蔤則初在
泥中後已出而在水段謂蔤之言滅以其滅沒泥中
據初爲說而不言其生於藕節之上後又與莖同出
水中其誤三也藕之言耦謂其節節相比如配耦然
古樂府曰下有竝根藕上有竝目蓮亦謂根相耦竝
故謂之藕其華實之莖及葉之莖既出水爲茄與藕
異名不得復冒耦義段謂粤實之莖必偕葉莖同出
似耦其誤四也曲禮韭曰豐本以韭供宗廟之祭而
薦其本明已切去其根爾雅䔖根注云俗呼韭根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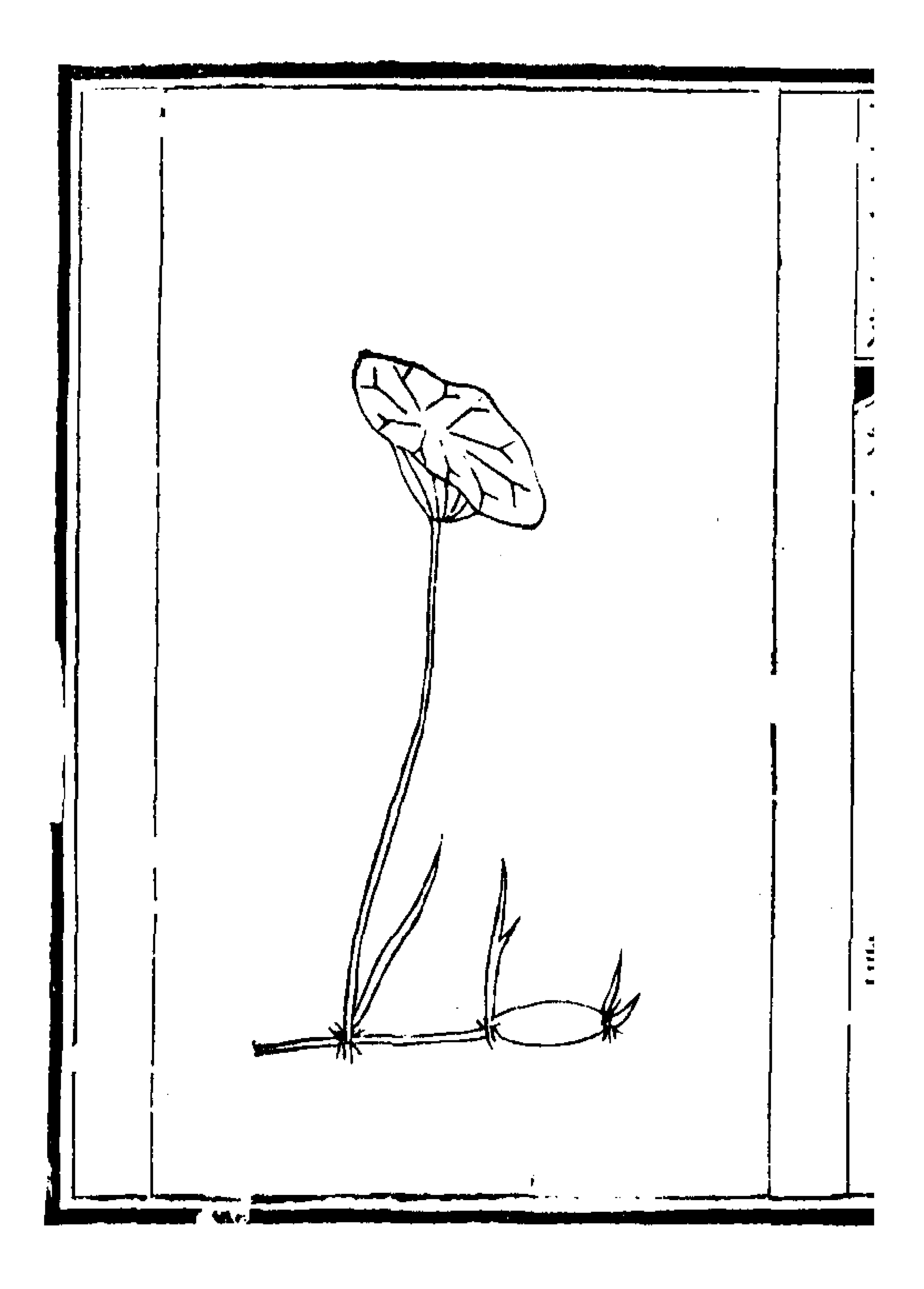
菱是韭本舉其偏韭根舉其全證一天官醢人昌本麋臡鄭注云昌本昌蒲根也以根釋本通言之爾故公食大夫禮醓醢昌本注云昌本昌蒲本菹也仍以本釋本以其根臭不可充豆實也以昌蒲實朝事之豆而取其本明亦刊去其根本艸云昌蒲根大而臭陳藏器說是昌本舉其偏昌蒲根舉其全證二玉藻士竹本以竹制笏而用其本明亦截去其根竹譜云竹根類淺篏唯根渷是竹本舉其偏竹根舉其全證三左氏成二年傳繫桑本焉以桑表車而繫其本明亦剷去其根鴟鴞傳云桑土桑根也是桑本舉其偏桑根舉其全證四襄二十三年傳則乘槐本而覆以槐觸車而乘其本

明亦下緐其根三輔黃圖云甘泉有槐根榦盤峙是
槐本舉其偏槐根舉其全證五以此例之足知荷本
舉其偏荷根舉其全段謂本全根偏其誤五也爾雅
先言其莖茄次言其葉蕸次言其本蔤次及華實又
次言其根藕說文先言茄夫渠莖次言荷夫渠葉次
言蔤夫渠本又次言蕅夫渠根淮南子說山訓高誘
注云其莖曰茄其本曰蔤其根曰蕅皆自上而下明
是本在上根在下蔤在上蕅在下且左氏隱七年傳
曰絕其本根謂既絕其根上之本又絕其本下之根
自上而下故云本根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曰未

嘗不欲固其根本謂先固其本下之根卽固其根上
之本自下而上故云根本也魏志荀彧傳曰深根固
本於根言深明其深入於土在本下於本言固明其
固出於地在根上也況許氏於木部解本字云木下
曰本此對木上曰末爲文而解根字則云木株也株
者株連牽繞之偁今目驗艸木根株其蟠結而渠疏
者卽根也或一本下連數根或一本下連數十根此
又根在本下之明徵段謂本下根上其誤六也蓋必
本與根上下之辨明而蓺薾之偁名自定段氏以薾
爲蓺以蓺爲薾則是今人所食者是蓺而非薾但此

薄口口相授古古如玆豈其沿誤及今皆習焉不察
其非薄自段氏言之而始悟從前所食者乃是㮚乎
已則不明而謂叔重列次未得其解何其謬也





蘜治蘠也　注云未詳何物

補曰此牡蘜也周官蟈氏職曰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鄭注牡蘜蘜不華者然則說文从艸匊聲之菊謂大菊蘧麥爾雅同即本艸之瞿麥一名巨句麥也从艸簕省聲之蘜謂日精以秋華即夏小正九月榮鞠月令季秋鞠有黃華也从艸鞠聲之蘜謂治蘠爾雅同蘠作蘠即周官牡蘜也三艸各為一物許氏分別孶然經傳確有明證郭璞乃以秋華者為治蘠是以不華之牡蘜為有華之日精誤亦甚矣邵氏爾雅正義云鞠自有不華者謂之牡鞠引蟈氏之文

以證其說是也段云未詳何物姑末攷之蠲氏與

菥菥蓂大薺也　注云此薺當作齊許君薺爲蒺蔾字則薺菜必當作齊如洛爲歸德水名則知豫州水名必作雒也說文字多與爾雅異後人依爾雅改之釋艸曰菥蓂大薺郭云似薺葉細案此齊菜中之一種也

補曰蘆字解云一曰薺根蘮字解云薺實卽謂菥蓂之根與實也爾雅釋艸菥蓂大薺齊民要術引犍爲舍人注薺有小故言大薺邶風谷風篇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月令孟夏之月靡艸死鄭注引舊說云靡艸

薺亭歷之屬孔疏云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艸是薺葉本細本艸蜀本注云析蓂似薺而細葉則大薺之葉更細於薺故受析蓂之名矣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大麥穫高注云昔終也三葉薺亭歷析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孰而可穫分薺與析蓂爲二葉以析蓂爲大薺知薺爲小薺故舍人云薺有小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篇薺以冬美而芥以夏成冬水氣也薺甘美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爲言濟與濟大水也是天之所以告人故薺成告之甘芥成告之苦也急就篇亦薺芥連文神農本

艸析蓂子味辛然則薺實辛而薺葉甘故詩人以薺況荼葷仲舒史游以芥配薺皆據葉爲言也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引說文薺艸可食豈今本有脫文與

訂曰段注謂此薺當作齊許書薺爲蒺藜字則薺菜必當作齊今謂說文多異物同字即以艸部證之虋赤苗嘉穀也別有虋冬不得云必當作舋葵菜也葵說文作蔠別有皃葵楚葵不得云必當作癸蘆蘆菔也別有茹蘆不得云必當作盧菁韭華也別有蕪菁不得云必當作青蘭香艸也別有芄蘭不得云必當作闌蘺江蘺蘪蕪別有夫離不得云必當作離蒲水艸也

可以作席別有昌蒲不得云必當作蒲芘芘艸也別有蒠芘芘菀不得云必當作此蒻蒻麥也別有天蘥不得云必當作龠荷夫渠葉別有蘘荷不得云必當作何以此推之知此薺自應作薺也若去艸作齊誰復知為薺菜乎蓋不可矣

⿱艹罤艸也从艸罤聲　段氏無注

補曰弟部罤周人謂兄曰罤卽昆也从艸作⿱艹罤卽菎也玉篇⿱艹罤香艸菎同上楚辭七諫菎蕗雜於黀蒸兮王逸注云言持香直之艸雜於黀蒸燒而然之則不識於物也廣雅菎眘也

藣艸也从艸罷聲　注云爾雅釋器旄謂之蘢作此字段借爲麾字也

訂曰楚辭傳芭兮代舞蘢卽芭之正字吳穎芳說文理董　紹蘭案爾雅釋器旄謂之蘢注云旄牛尾也春官序官旄人注云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楚辭九歌禮魂云傳芭兮代舞注云芭巫所持香艸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訖復傳與他人更用之芭一作巴然則旄謂之蘢周官持旄而舞與楚巫持芭而舞其事正同蘢正字巴芭借字以此知蘢是香艸其狀如旄故爾雅以之釋旄其正用爲

枸虞之飾詳見㫃部旞字下非叚借爲麾字也　又案秀狗尾艸孟狠尾艸以此推之蘢亦得偁牛尾艸

𧂍艸也从艸過聲

補曰陳藏器本艸拾遺云白苣如萵苣葉有白毛萵苣冷微毒紫色者入燒鍊藥用餘功同白苣也薖正字萵俗省單評薖衆呼薖苣

𦻏艸榮而不實者　注云見釋艸

補曰爾雅釋艸木謂之華艸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抜榮而不實如夏小正二月榮堇榮云月令孟夏之月木堇榮皆是但木堇卽舜華

鄭風有女同車篇顏如舜華又云顏如舜英毛傳英猶華也離騷經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注英華也然則英華散言亦通猶晉語云華而不實矣郭璞注山海經引爾雅作榮而不實謂之脊葢俗本也類篇脊艸名不實說文無此字

一曰黃英　注云此別一義也疑卽權黃華

訂曰蘿下云黃華也蘡下云苕之黃華也此云黃英明與黃華有別且權爲木之黃華更非艸之黃英矣

从艸央聲

補曰韓詩曰白旆英英毛作央央英央聲同

蒝艸木形从艸原聲　段氏無注

補曰木當作本蒝从原聲𤽁部原爲𠫐之篆文水本也原爲水本故蒝爲艸本形謂原中之丨也玉篇云

蒝莖葉布也

荚艸實　注云周禮曰墳衍植物宜荚物按荚物兼艸木言

補曰地官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墳衍其植物宜荚物鄭注云荚物薺荚王棘之屬賈疏云薺荚卽今人謂之皁荚蓋誤云皁當爲薺也王棘卽士喪禮云王棘若擇棘者是也呂氏春秋審時

篇得時之萩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齊民要術引氾勝之書曰穫豆之法莢黑而莖蒼輒收無疑其實將落反失之故曰豆熟於場於場穫豆卽青莢在上黑莢在下廣雅釋艸豆角謂之莢王氏疏證云莢之言夾也兩旁相夾豆在其中也豆莢長而耑銳如角然故又名豆角豆角今通語耳紹蘭按莢之言亦甲也甲部甲从木戴孚甲之象周易解雷雨作而百果艸木皆甲宅文選蜀都賦百果甲宅李善注引鄭元曰皮曰甲齊民要術又引氾勝之書曰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戴甲而生

甲即莢也許氏以莢爲艸實大司徒云其植物宜莢物言植物明兼艸木漢書地理志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是木實亦偁莢也

从艸夾聲

補曰齊民要術至春榆莢落時收取漫散犂細埒勞之又云先畊地作壠然後散榆莢又云三年春可將莢葉賣之又云不挾者即可斫賣挾者鏇作盞莢即謂兩旁夾實如挾矣

芒艸耑也　注云說文無鋩字此即鋒鋩字也

補曰耑部耑物初生之題也麥部麥芒穀禾部穬粟

芒也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盡達鄭注句屈生者芒而
直曰萌地官稻人澤艸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澤
艸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易林泰之賁
夏麥麩𪌭霜擊其芒桀芒之言毛也艸木初生其耑
皆有芒刺如毛也許以麥爲芒穀穬爲粟芒鄭司農
以稻麥爲芒種但舉一二種言之其實凡艸皆有芒
左氏昭二十九年傳木正曰句芒杜注取木生句曲
而有芒角也是木亦有芒史記天官書歲陰在酉星
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
是星亦有芒陸羽茶經引司馬相如凡將篇有芒消

是石亦有甾金部銳芒也鏠兵耑也兵耑謂之鏠猶艸耑謂之芒是金亦有芒矣

𧀠藍蓼秀

補曰藍字解云染青艸也蓼字解云辛菜薔虞也夏小正五月啟灌藍蓼啟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月令疏引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是藍蓼聚生必待成秀始可啟別令其稀疏故名之爲𤔔𤔔从𤔔得聲冎部𤔔裂肉也明𤔔有分列之義即小正所謂啟也秀之言茂謂叢生而茂即小正所謂灌也月令仲夏之月令民毋

艾藍以染鄭注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是藍秀爲⿱艹隋之證淮南子詮言訓蓼菜成行高注蓼菜小者有行列也是蓼秀爲⿱艹隋之證

从艸隋聲　注云⿱艹隋與芛字皆切羊捶蘤即芛字之異者且當與芣蓲芛蘳蕍荂蘤七字類列此非其次疑後人所沾也

訂曰爾雅釋艸芛葟華榮郭注今俗呼艸木華初生者爲芛音猪豬是芛與⿱艹隋音固相近但許解芛爲艸之葟榮⿱艹隋爲蘤蓼秀則芛謂榮槩言凡艸⿱艹隋謂秀專屬藍蓼字形既殊義尤迥別不得因其聲近即疑⿱艹隋

爲莽之異文且玉篇艸部蕎下引說文藍蓼秀也是六朝舊本已有蕎字說解亦同更不得以類列非次遂疑後人所沾葢全書錯出甚多不盡以類從矣

䔾艸皃从艸造聲

補曰古䔾副字即作造淮南子氾論訓云今夫䡾載者爲䡾軸之折也又加䡾軸其上以爲造造即䔾謂又加䡾軸以爲副也薛綜注東京賦云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也比次亦副倅之義故䔾以造爲聲

蔋艸旱盡也

補曰玉篇引詩作蔋蔋解云旱氣也說文無蔋字且

僅說以旱氣則不見从艸之義蓋本之說文而誤也
艸旱盡之解爲長

从艸俶聲
補曰人部俶始也蔋从俶得聲其義爲盡者爾雅釋
詁俶落始也許於落字解云凡艸曰零木曰落是落
爲始亦有零義故俶爲始亦有盡義也
詩曰蔋蔋山川　注云今詩作滌滌毛云滌滌旱氣也
山無木川無水拔玉篇廣韻皆作蔋今疑當作蓧艸
木如盪滌無有也叔聲淑聲字多不轉爲徒歷切詩
踧踧周道踧字亦疑誤

訂曰此葢三家詩也薇从艸微聲故云艸旱盡毛詩
作滌从水條聲故傳云山無木川無水音義相近而
字各異段謂當从滌作滌是欲强合毛義不顧說文
無滌字也足部踧行平易也从足叔聲引詩曰踧踧
周道許所見小弁詩與今本同段云踧字亦疑誤豈
亦謂踧當作足旁條乎是又未攷說文而肊爲之說
矣

蔚艸多皃

補曰周易革上六象曰其文蔚也虞翻曰蔚蔇也以
蔇釋蔚詩曹風候人篇薈兮蔚兮毛傳云薈蔚雲興

皃亦多義也䖏本字儺皃虞注左氏隱六年傳曰善鄰以勸來者猶懼不䖏蓋謂猶懼來者不多也杜注訓䖏爲至失之此䖏引伸之義

蓁艸盛皃

補曰禮記大學篇引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鄭注云夭夭蓁蓁美盛貌鄭意蓋以美訓夭夭盛訓蓁蓁也爾雅釋訓蓁蓁戴也邵氏正義云說文分物得增益曰戴文選注引韓詩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也說文所謂分物得增益者亦言其饒盛也

莦惡艸皃

補曰淮南子脩務訓虎豹有茂艸野彘有芁莦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野彘以莦像室正與惡艸皃之解合

旇艸葉多　注云詩白旆央央本又作茷泮水之其旂茷茷即出車之旟旐旆旆采菽之其旂淠淠也然則小弁萑葦淠淠亦當云萑葦茷茷本言艸葉之多而引伸之狀旌旗也

補曰茷之言旆也艸葉多茷茷然如繼旐之旆也經典茷旆多互相假借大雅生民篇荏菽旆旆毛傳旆旆然長也此亦假旆為茷也左氏分康叔以大路少

帛綪茷旆旌此又假茷茷為旆也楚辭招隱士篇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王逸注云枝條盤紆此茷本義段未引及文選作茇骫是又借茇為茷

从艸伐聲

補曰形聲兼會意

春秋傳曰晉糴茷

補曰左氏成十年傳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又晉有茅茷見僖二十八年傳齊有宛茷見成二年傳鄭有師茷見襄十五年傳成十六年傳四楚公子茷孔疏云晉語謂之王子發鉤蓋一名一字

也按鉤即句芒之句月令孟春之月句者畢出萌从艸以伐為聲伐之言發也見攷工記匠人鄭注故楚公子名茷字發句也句正字鉤借字

薙除艸也 注云周禮雉氏掌殺艸雉或作夷古雉音同夷故鄭云字從類類謂聲類也大鄭從夷後鄭從雉而讀為鬀作薙者乃俗字猶稻人芟夷字俗作芟荑也

訂曰周禮秋官序官薙氏注云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艸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艸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閒謂麥下為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

禾豆也元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
翦艸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薙行水非謂燒所芟艸
乃水之是周官故書薙氏或作夷氏先鄭據左氏芟
夷從故書作夷後鄭據月令燒薙從今書作薙而讀
如鬀皆不作雉以雉與夷音義雖同而除艸之字自
當从艸以雉爲聲此形聲通例也薙氏職曰夏日至
而夷之鄭注月令引作薙之則薙字秋官凡三見無
作雉者張衡東京賦曰若薙氏之芟艸是又漢時舊
本周官作薙不作雉之明證嵇叔注云周禮有薙氏
芟除艸菅此菅字疑是官字之譌 玉篇薙周禮薙氏掌殺艸是

遇配主明夷之四變而遇其初曰遇夷主以初爲明夷之主曰夷主焉卦互巽故兩言遇傳言位不當者以其不爲既濟之五悼而惜之也二爲日中而見斗者以四之幽幽之也離明而兌幽幽不明者兼釋兩見斗之辭也見斗見沬豈曰中之吉至于遇其夷主而吉好行也故曰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証籤曰卦爲噬嗑之上下易噬嗑之傳曰雷電合而章坤爲章豐亦雷電之合故曰章二章矣而四蔀之至于五而其章無蔀之者遂曰來章焉五爲互兌之上來章之來蓋來兌之來譽者離譽慶者乾上得艮

慶五皆得而有之也四爲吉之行至于有慶譽而吉
可知也故遂曰吉也傳以六五之吉爲有慶者四之
于五爲旣濟旣濟之五乾之上也譽爲已成之譽慶
爲未成之慶故于慶特申之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
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証籤曰二變則大壯大壯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爲屋
壯又有豐義爲豐其屋四本蔀二而并以蔀初初在
困爲坎中爲家故曰蔀其家二與三爲半艮爲戶從
其戶而闚之无人也又從而大張目以覘之闃其无
人也以至于三歲之久而仍不覿焉則困三不見其

妻之凶也曰闃曰闃曰覿皆離象困以自初至三爲
三歲此以自上而初而二爲三歲傳曰屋不必豐而
豐之其好高務上之心是小過飛鳥之亢天際之翔
也二何以无人以其互巽故巽爲伏伏則藏蔀之故
藏也且四本自二往四之蔀二乃二之自蔀之故曰
自藏也盈虛消息之道无取于豐豐則必困豐之二
困之三矣按說卦傳曰坤以藏之文言傳之言乾初
者曰陽氣潛藏

是段一無所據也凭肊疑記又爲鉅謬矣

从艸雉聲　注云許君說文本無薙字淺人所羼入也

訂曰爾雅釋詁矢雉陳也夷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矢雉夷弛四字互爲訓詁明其音義竝近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雉注云舊讀雉音弋爾反江夏郡下雉如淳曰音羊氏反揚雄傳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艸也雉夷聲相近是服子愼謂辛雉即新夷也薙从雉得聲是以薙氏書或作夷以雉聲近夷非謂雉字即薙故古本周官月令無作雉氏燒雉者葢薙爲除艸必从艸雉方合形聲之例許書之薙旣本周官又

明引明堂月令其爲有此薙字可無疑義玉篇薙引
周禮又釋之曰謂以鉤鎌迫地芟之與許鄭之義竝
合廣韻十二霽薙除艸雉夫明引說文而解則本許
氏類篇薙下云說文除艸也引明堂月令季夏燒薙
集韻十二霽薙下云說文除艸也引明堂月令季夏
燒薙皆全引說文宋刋大徐本朱鈔小徐本與今本
竝同段謂說文本無薙字爲淺人所竄入則又不知
其所據無薙字之本究屬何本說文甚矣其謬也

𧃩瓜菹也

補曰菹字解云酢菜也廣韻𧃩菹也王氏疏證云𧃩

之言濫也晉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韋昭注云濫漬也
釋名云桃濫水漬而藏之其味濫濫然酢也義與𧀒
相近

从艸濫聲

補曰曹憲音藍

𦾔擇菜也　注云晉語秦穆公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
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此謂使誰先
擇二公子而立之若正訓擇擇菜引伸之義也

訂曰手部擇柬選也擇菜者柬菜而去其皮也本部
蘀艸木凡皮葉落陊地爲蘀从艸擇聲竹部箬楚謂

竹皮爲箬禾部䅻禾皮也从禾羔聲段氏彼注云禾皮者禾稾之皮也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麥薄䅻而赤色本謂稾皮因以評稍皮羔聲勺聲古音同在二部故䅻音灼下文曰禾若秧穰曰把取禾若若卽䅻今音相近又改其字耳之若切禾部又云穌把取禾若也秧禾若秧穰也段氏彼注云若卽上文之䅻也若者擇菜也擇菜者必去其邊皮因之凡可去之皮曰若竹皮亦曰箬漢書印綬纍纍綬若若纍纍重積也若若如擇若之多也紹蘭謂此皆若爲擇菜之證擇菜謂之若故其字从艸右右手也右手也者今俗謂右手爲順手擇菜用右

于故若有順義明是擇菜爲正訓因之凡擇皆謂之若晉語若即擇菜之引申段氏謂若正訓擇擇菜引申之義其詞意未明顯恐學者致疑轉乖从艸之旨矣

萆雨衣一曰衰衣

補曰衣部衰艸雨衣秦謂之萆此可以說文證說文者

从艸卑聲

補曰郭璞音蔽

一曰萆歷似烏韭

補曰西山經小華之山其艸有萆荔狀如烏韭而生

于石上亦緣木而生此許說所本郭璞彼注云草菸
香艸也爲韭在屋者曰昔邪在牆者曰垣衣
䔲艸也
補曰爾雅釋艸蒚侯莎其實媞夏小正正月緹縞縞
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
也緹先見者也莎字解云鎬侯也許讀爾雅鎬侯爲
句此䔲蒚卽莎實䔲正字媞緹皆借字不厠䔲於莎
後者䔲从艸莎則大篆从茻也置草下者草是雨衣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七引廣志曰莎可以爲雨衣
明草莎一類䔲爲莎實故次於草也

䒻亂艸从艸步聲

補曰䒻篆刋芟茹二字之閒芟爲乾芻茹爲飲馬明䒻亦其類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朱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葢步習其馬於艸中因以飤之故謂之䒻其字即从艸以步爲聲解爲亂艸也僖十五年傳步揚御戎成十三年傳步毅御戎晉御戎之官每以步爲號或亦以此歟

莝斬芻

補曰詩小雅鴛鴦篇乘馬在廄摧之秣之毛傳云摧莝也鄭箋云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

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漢書尹翁歸傳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金部鈇莝斫刀也葢鈇本斬芻刀莝則用鈇斬之也

从艸坐聲

補曰摧莝聲之轉手部挫摧也从手坐聲摧擠也从手崔聲故小雅以摧爲莝今莝者或坐鈇柄以斬芻故莝从坐得聲矣

萎食牛也

補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何氏解詁委食已者委卽萎之省文

从艸委聲

補曰女部委委隨也凡飢物者必委隨其性而與之

故萎从委得聲

蓡喪藉也从艸侵聲　注云此字可疑上文曰蓡覆也

从艸侵省聲不得以一省一不省畫爲二字二義同

矣且鉉曰失廉切則與苫音義同苫固凶服覆席也

且以次第求之不當廁此

訂曰士喪禮寢苫枕塊鄭注云苫編稾寢苫之苫當

依說文作蓡禮皆借苫蓋字爲之上文曰蓡覆也从

艸侵省聲此文曰蓡喪藉也从艸侵聲覆在上藉在

下二義判然不同說文一省一不省之字它部多有今即以艸部證之莔貝母也从艸朙省聲萌艸木芽也从艸朙聲莔與萌同在艸部一省一不省又判然畫爲二字不得謂艸木芽之萌即貝母之莔亦明矣苦盬也未聞凶服覆席爲苦若以不當廁此爲疑說文經後人傳寫錯互又不能以次第求之矣

𣂚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

補曰天官瘍醫折瘍鄭注云折瘍踠跌者釋文折劉昌宗本作𣂚按下𣂚爲籒文折爲篆文則此譚長所說爲古文也

折籀文折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折

補曰穀梁成十六年雨木冰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徐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兵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連至也是亦艸在仌中仌寒故斷之證又冰者兵之象故从斤文選思元賦或冰折而不營舊注云說卦曰乾爲冰而變爲兌故曰冰折物也亦其誼糸部𢇍扁緒也从糸斷聲則不獨廣雅斷字从此矣

折篆文斷从手　注云此唐後人所妄增斤斷艸小篆

文也艸在仌中籀文也從手從斤隸字也九經字樣云說文作𣂚隸省作折類篇集韻皆云隸從手則折非篆文明矣

訂曰手部𢫬重文㨨解云𢫬或从折从示兩手急持人也口部哲折聲悊或从心辵部逝言部誓日部晢石部硩犬部狾水部浙金部銴皆从折聲竝从手不从𣂚若云本皆从𣂚傳寫誤从手則糸部之䌑何以不譌从折是篆有从手之折明矣安得據九經字樣類篇集韻隸从手作折之言謂是唐後人所妄增乎

左文五十三　重二　大篆从茻注云左當作十蓋許時

已通用左許從俗也在左之字五十三皆小篆從艸
大篆從茻如芥作莽蔥作䒵餘同省約其辭總識於
此以目下文是以苹與萍一物而不相屬蕛苵蒬麗
與萑蓷一物而不相屬蓼與薔一物而不相屬蘀與
茀一物而不相屬蒸與菽一物而不相屬皆由此分
別若汗簡古文四聲韻廣韻大篆不知舉此五十三
文是爲疏矣　又云案鍇本無此十一大字而艽字
之下繫以蘇字芋字莫字乃後系以蒜芥葱字蘇與
荏一物不相屬芋莫與苊同類不相屬蒜與葷同類
不相屬又萅下出芃字茀下重出苗字又出莆字茸

下出萑字皆與鉉本不同葢改竄者多莫能肊說鉉本十一大字斷非鑿空故仍鉉舊而刪菰蔛之譌複萑字從鍇本得五十二文云

訂曰姚嚴校義云小徐無此條他部亦無此例許君敘言史籀箸大篆十五篇則大篆卽籀文也乃左文蓬籀文省作莑从茻之言竟復不諭他部字亦以類相聚審觀左文則茻篆前都有此類顯非原文此條必校者輒加也紹蘭按左文莑籀文蓬省段注謂此籀文當作古文據䖵部蠭古文作螽爲比例是此字猶可解釋惟段氏云小篆从艸大篆从茻如芥作莽

慈作蕲徐同遂於五十三文之注皆改从艸爲从茻

果如其說茻卽大篆後文茻自有部此五十三文何

以不入茻部與莫莽葬爲類乎且莫莽葬皆从茻又

何不入左文大篆而入茻部乎是其說不可通也段

氏又以汗簡古文四聲韻廣搜大篆不知舉此五十

三文爲疏今按郭夏所見說文當是與小徐同無左

文此條故不以五十三文爲大篆何得反謂其疏至

其列文雜厠乃後人傳寫錯亂本非許書之舊各部

亦多有之段氏固云改竄者多莫能肊說則左文以

下十一字其非舊本所有明矣當從小徐本

薻水艸也　注云今水中莖大如釵股葉蒙茸深綠色莖寸許有節者是左氏謂之薀藻

訂曰段氏於著下云竊疑左傳薀藻卽著字薀與藻爲二物猶筐與筥錡與釜皆爲二也旣疑薀與藻爲二何以藻下引左氏又薀藻不分前後自相違異今通釋左氏十六事於後云左氏隱三年傳蘋蘩薀藻之菜杜注薀藻聚藻也孔疏云毛詩傳曰藻聚藻也然則此艸好聚生薀訓聚也故云薀藻聚藻也紹蘭按召南采蘋篇于以采藻毛傳藻聚藻也是毛以藻爲聚藻非謂聚藻卽薀藻說文艸部薀積也从艸溫

聲春秋傳曰蘊利生孽許亦不以蘊爲藻名藻水艸
也从艸从水巢聲詩曰于以采藻藻藻或从澡許引
詩采藻但云水艸並不以爲蘊藻莙牛藻也从艸君
聲讀若威莙讀若威莙蘊聲相近傳文借蘊爲莙顏氏
家訓東宮舊事六色罽緄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
案說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卽陸璣所
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
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
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莙又寸寸斷五
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莙艸用以飾物卽名爲
莙於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莙以飾緄帶張敞固造糸
旁畏耳宜作隈盧氏禮注云今人俱呼爲蘊與威音
亦一聲之轉未云宜作隈隈字似當作莙墨子明鬼
篇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莙以取羊畢氏校注云言敬
威以取祥也說文女部威姑也漢律曰婦告威姑廣
雅姑謂之威王氏疏證云威姑卽爾雅所謂君姑也

錢氏養新錄云易革傳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蔚从尉聲尉本作㷉說文㷉从上案下也从𡰥又持火以申繒也今吳人呼㷉斗爲運斗㷉有運音則㷉亦可讀如運也㷉斗亦謂之威斗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皆其證今浙東呼慰斗爲薀斗尤與借薀爲莙正合

爾雅釋艸亦云莙牛藻郭璞注似藻葉大江東呼馬藻是葉大者爲牛藻凡艸以牛名皆有大義如釋艸茭牛蘄藬牛蘈藚牛脣皆是故謂之莙莙从君讀威皆有大誼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然則莖大如箸長

四五尺者爲牛藻莖大如釵股者爲聚藻聚爲發聲
扶風人直謂之藻則薀與藻爲二種陸璣所說與左
氏毛傳說文皆合杜預以薀藻爲聚藻孔疏附會其
說皆非傳疏傳又云潢汙行潦之水杜注行潦流潦
孔疏云行道也雨水謂之潦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
云行潦道路之水采蘋篇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毛傳
行潦流潦也大雅泂酌傳同鄭箋流潦水之薄者也
孟子公孫丑篇河海之於行潦趙注行潦道旁流潦
也今按說文水部洐溝水行也潦雨水大皃行潦之
行即洐之省文毛鄭服趙杜孔諸儒皆以行潦爲一

但左氏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傳文十六事並舉以許書證之澗山夾水也谿山瀆无所通者沼池水小渚曰沚蘋卽蘋大蓱也蘩白蒿也薀卽䓸牛藻也藻卽藻水艸也筐飯器也筥箱也江淮之閒謂釜曰錡釜卽鬴鍑屬潢積水池小池曰汙皆別爲一事則行卽洐明亦當與潦爲二事不得澗谿沼沚蘋蘩薀藻筐筥錡釜潢汙十四事各分爲一獨行潦共爲一也孟子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飛鳥與走獸對文行潦與丘垤對文明亦分行潦

爲二不得竝瑆各爲一行潦共爲一也且道中流潦滒淖滿泥安得有藻可采又何可饋饎及濯罍濯漑乎然則采蘋泂酌之行潦當爲溝水行之行雨水大之潦毛傳以行爲流於溝水行之誼尙近鄭杜亦同惟服云道路之水趙云道旁流潦孔疏以行爲道皆失之

苕艸也

補曰詩言苕艸有二種陳風防有鵲巢云卭有旨苕毛傳云苕艸也孔疏云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艸彼陵苕之艸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

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蔓今詩疏譌作夏據史記趙世家正義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引訂正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華細綠色華細今譌作莖葉據史記正義太平御覽所引訂正可生食如小豆藿也此苕可食故詩謂之旨苕小雅苕之華芸其黃矣毛傳云苕陵苕也將落則黃鄭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孔疏云釋艸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艸云陵蒔一名陵苕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艸華可染皁煑以沐髮即黑邵氏爾雅正義曰齊民要術引

孫炎云苕華色異名者小雅毛傳云苕陵苕也謂之陵苕所以別於陳風之旨苕也如陸璣所言卽上文蘛鼠尾可以染皁者鼠尾與陵苕自爲二物陸氏特以其華色相似而混言之然鼠尾艸惟有紫赤一種絕無黃華白華者其不得爲陵苕明矣徐鍇繫傳謂陵苕卽淩霄是也鄭箋謂陵苕之華紫赤而繁今淩霄以夏秋之閒華厥色紫赤一枝綴花十餘誠爲繁矣葉銳而深靑詩所謂其葉靑靑也至云芸其黃矣汎言華之黃萎不指黃華而言黃華者名蔈今淩霄之赭黃色者也白華者名茇唐本注謂山中亦有白

華者也史記趙世家云顏若苕之榮集解引綦毋邃云陵苕之艸其華紫今淩霄華皆紫赤色黃華白華色之異者耳此苕不可食故詩及爾雅但詳其色許統言之曰苕艸蓋兼旨苕陵苕二種爲說也

从艸召聲

補曰苕之言超也旨苕謂之苕饒亦謂之翹饒陵苕一名淩霄皆有超上之意故苕與超竝以召爲聲張衡西京賦狀亭亭以苕苕亦其義也

䔑艸也从艸冐聲

補曰此葢莫菜之莫正字也詩魏風汾沮洳篇言采

其莫毛傳云莫菜也疏引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閒謂之莫按茻部莫日且冥也非艸菜字莫大篆从茻作䒬魏風莫卽䒬之假借䒬莫聲義竝相近莫菜之葉繅取繭緒太平御覽引釋名煑繭曰莫莫幕也義通於此巾部幕帷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从巾莫聲言帷在上又言覆食案明莫有冒義左氏昭三十一年傳貪冒之民釋文冒亾北反史記匈奴列傳單于有太子名冒頓

索隱冒音墨是冒聲近莫之證

蒿 菣也

補曰本艸菣香蒿也小雅鹿鳴疏引孫炎曰荊楚之閒謂蒿爲菣陸璣云蒿靑蒿也荊豫之閒汝南汝陰皆云菣也

从艸高聲

補曰陸佃埤雅引晏子曰蒿艸之高者也此蒿从艸高聲之義然今本晏子未見此語

葆 艸盛皃

補曰漢書天文志主葆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

孽生爲稱呂氏春秋審時篇得時之稻大本而莖稱

藩艸茂也

補曰周易坤文言艸木蕃此蕃爲艸茂本義段注引

左傳其必蕃昌引申之義耳

草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　注云草斗之字俗作皁作

皂於六書不可通象斗字當從木部作樣俗作橡

補曰周官大司徒其植物宜皁物鄭司農云皁物柞

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皁斗賈疏云皁物柞栗之

屬者柞實之皮得染皁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爲皁斗

爲證其栗雖不得染皁其皮亦皁斗之類故與柞同

爲皁物也今按栗疑當作櫟實之櫟因聲近傳寫致
譌
从艸早聲　注云周禮大司徒其植物宜早物假借早
睨字爲之
訂曰此从早聲耳不得借以改周官經其草斗本字
經典尙有存者祭統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
草也注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爨亨
時則始行小刑也席世昌曰按說文草斗櫟實也五
經艸木字俱作草然其中有本當作草者注家亦混
解不分祭統云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言草斗之爲物艾老則黑如未發秋政之時而采取
之則不可用故民弗敢取以染也鄭氏訓艾爲刈訓
罿爲小刑言秋草木成可芟艾時始行小刑如此則
古人之於薄刑必遷延至秋時始決豈無留獄之意
乎紹蘭按月令孟夏之月斷薄刑決小罪鄭彼注云
祭統曰草艾則罿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罿者今以
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云云
是鄭意不以月令爲然故以此注發明彼說今謂孟
夏純陽行政令者自應長贏萬物又時將炎熱故於
薄刑斷之小罪決之且於輕繫出之今時熱審減刑

即其遺濼此正省刑育物之善政鄭謂似非已乖經義此記上言示賞故注以墨爲小刑欲以刑賞相對爲文然未發秋政民弗敢取草以染亦與祭義斷一樹不以其時非孝之義相符若如鄭說記云草艾注反說爲艾取草且艾果爲芟艾記當云則民弗敢艾也於文始順而云弗敢草不詞甚矣有是記乎席說爲長　又按記文草字如果爲草木之草周官薙氏職曰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鄭彼注云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含實曰

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測涷土刻之是四時皆應芟草竝不以發秋政爲陂記何以云耒發秋政民弗敢草乎民弗敢草猶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艾藍以染也其爲草斗之草而非草木之草明矣此草斗舊文之厤存於經徇堪寶貴者也

莽南昌謂犬善逐兔艸中爲莽从犬茻茻亦聲

補曰漢書地理志南昌屬豫章郡續志同莽从犬在茻閒故南昌方言以犬善逐兔艸中爲莽此形聲兼會意字其本義經籍無徵漢樂府云但我思蓬蒿狗逐狡兔食交君謂蓬艸蕞聚之地犬逐兔其中而獻

兎食君爲交際也亦可見莽字之意艸莽字本作茻自經典借莽爲茻而莽之本義廢矣